

康南海

文集彙編

八卷

線
848.4
8642-5
6
v.8

康南海文集彙編卷八目錄

◎學術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自序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發凡

禮運注敘

大學注敘

孔子改制考敘

孟子微序

中國學會報題詞

◎藝林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廣藝舟雙楫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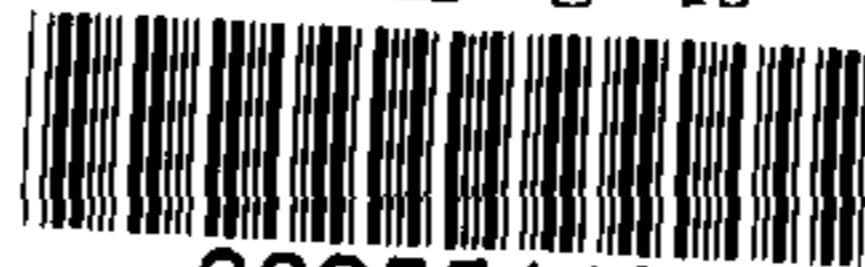
日本書目志序

日本雜事詩序

強學會序



國家圖書館



002551152

104487098

誦芬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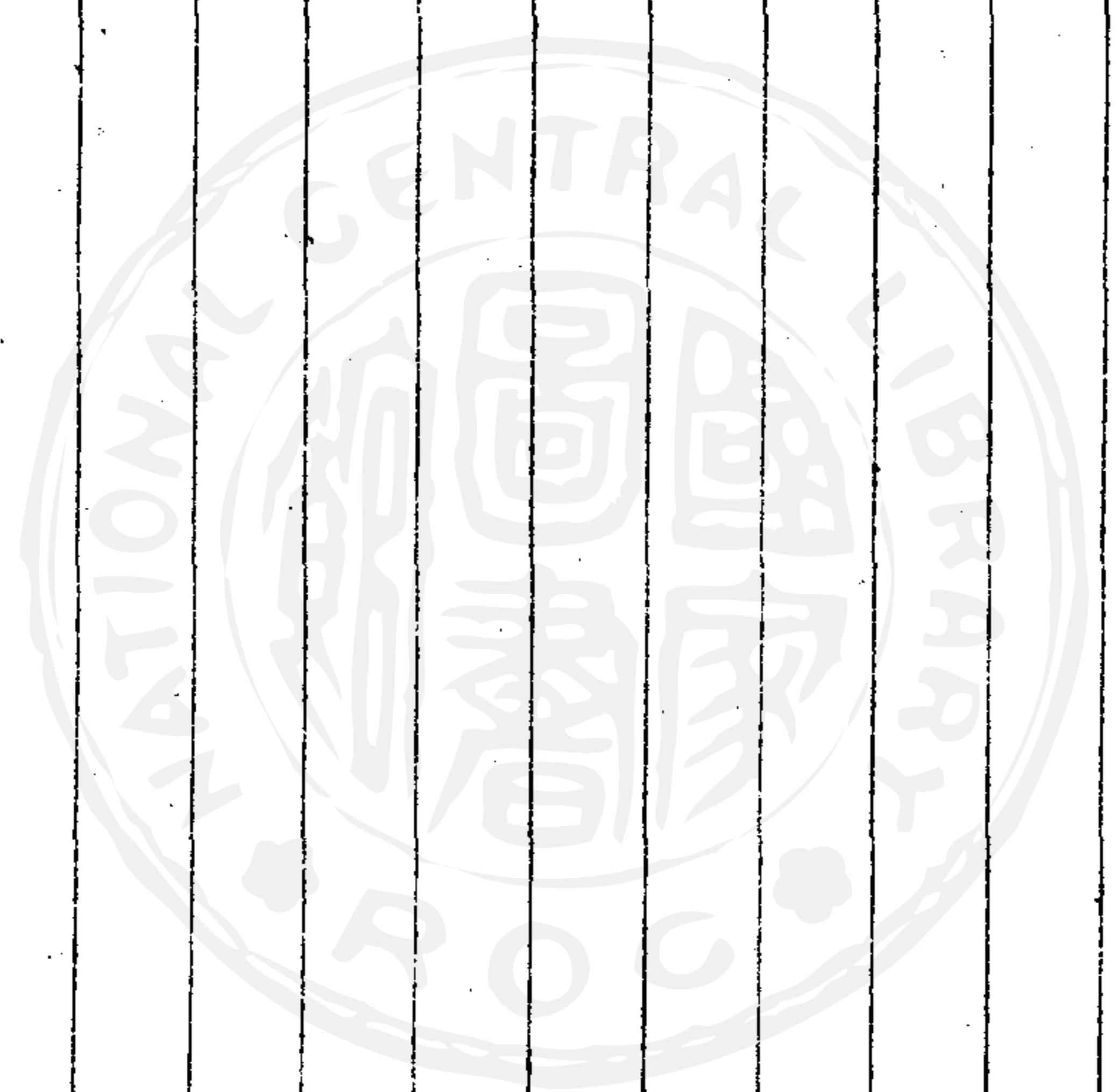
伯祖種芝公六太居士遺稿序

留芳集序

連州遺集序

祭朱鼎甫侍御文

○附詩詞



康南海文集彙編卷八

○學術

春秋筆削微言大意考自序

宅神州之中。綿二千年之邈。合萬姓億兆之紛纓。咸奉孔子為國教。誦其遺書。尊之信之。垂為科舉。習之傳之。然言孔子之道。則若指天而談空。蒼蒼不得其正色。渾渾不得其際。極或割大圓。得銳角以自珍。或遊沙漠。迷方向而失道。所號稱巨子元儒。皆不出是矣。夫孔子之道。廣矣博矣。邃矣奧矣。其條理密矣。繁矣。又多不言之教。無聲無臭。宜無得而稱焉。請擇其涯。求其門。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莊子者。得子貢太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莊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傳而在六藝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然則求孔子之道者。于六藝其可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傳。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言禹。則曰。抑洪水。言周公。則曰。兼夷狄。驅猛獸。言孔子。不舉其他。但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於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于春秋之中。有魯春秋之史。文有齊桓晉文之事。有孔子之義。惟義乃為孔子所制作。然則求孔子之道。于春秋之

義其不誤乎。董子羣儒首也。漢世去孔子不遠。用春秋之義以撥亂改制。惟董子開之。凡漢世學官師之所傳。惟公穀董何。及劉向之說。其不謬乎。春秋經多無傳。無說。凡百十

條。其遺落不聞者。蓋已多矣。據今二家口說所存者。雖掇拾一于千百。微言大義。粲然具在。浩然閎深。雖其指數千。不盡可窺。然綜其指歸。亦庶幾得其門而入。馬康有為乃言曰。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主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樂。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神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決乎天人矣。漢世家行孔學。君臣士庶。躬從化。春秋之義。深入人心。撥亂之道。既昌。若推行至於隋唐。應進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載。中國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當秦漢時。外則老子韓非所傳刑名法術。君尊臣卑之說。既大行於歷朝。君得隱操其術。以愚制吾民。內則新莽之時。劉歆創造偽經。改國語為左傳。以大攻公穀。賈逵鄭玄贊之。自晉之後。偽古學大行。公穀不得立學官。而大義乖。董何無人傳師說。而微言絕。甚且束閣三傳。而抱究魯史。為遺經。廢置于學。而嗤點春秋為斷爛朝報。此又變中之變。而春秋掃地絕矣。于是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公理不明。仁術不昌。文明不進。昧昧二千年。替

焉惟篤守據亂世之法以治天下。病愈而仍服舊方。兒壯而仍衣襁褓。羣盲相證。以為此名醫所開之方。不敢不食。父母所遺之服。不敢不衣也。嗚呼。使我大地先開化之中國。五萬萬神明之種族。蒙然繭然。耗矣衰落。守舊不進。等諸野蠻。豈不哀哉。天未喪斯文。牖予小子。得悟筆削微言大義于二十載之下。既著偽經考。而別其真贋。又著改制考。而發明聖作。因推公穀董何之口說。而知微言大義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筆削改本之所託。先聖太平之大道。隱而復明。闇而復彰。撰始于廣州之草堂。纂成于桂林之風洞。戊戌蒙難。遺稿略存。東走日本。抱以從事。己亥之春。遊歐美。不能携焉。存于清議報中。九月渡太平洋而東歸。二十二日過橫濱。而清議報火。稿從焚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歲在庚子。康有為避地檳嶼。刺客載途。拳賊大亂。蒙難晦明。幽居深念。喟然曰。昔孔子厄陳蔡。作春秋。今春秋滅于偽左。孔道晦于中國。太平絕于人望。岌岌殆哉。吾雖當厄。恐予生不存。先聖太平之大道不著。不揣孤陋。再寫舊聞。凡得二十二卷。豈有所明。亦庶幾孔子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不墜于地。中國得奉以進化。大地得增其文明。亦後之君子所不罪。與其諸君子亦樂道之耶。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月書成。寫于檳嶼英督署之大庇閣。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

春秋之作何為也。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鄭玄謂大經春秋。故名大經。猶大憲章也。緯併孔制法。所謂憲法也。春秋有臨一家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天下之言焉。自臣民身家

之權利義務與國家君相之權利義務。天下萬國之權利義務。皆規定焉。權利義務者。春秋莊生謂之道名分也。令人人皆守名分。則各得其所矣。孔子者聖之時者也。知氣運之變。而與時推遷。以周世用。故為當時據亂世之作憲法。既備矣。更預制將來。為修正憲法之用。則通三統焉。孔子又為進化之道。而與時升進。以應時宜。故又備升平太平之憲法。以待將來大同之世。修正憲法之時。有所推行焉。故春秋廣張三世之義。深密博大。而據亂之中。有升平太平。升平之中。有據亂太平。而太平中有升平。據亂蓋一世之中。又有三世。三重而為八十一世。皆有義可推。以為無量世修正憲法之備。甚矣其博大悠久也。所異者。今各國之憲法。眾人修之。春秋之憲法。一聖修之。今各國之為憲法。限於其一國。及其一時。春秋之為憲法。則及于天下。與後世。今各國之言憲法。以為國計。故僅及土地人民政治。春秋之為憲法。為教計。則偏于人倫道德鬼神動植。此教主所以為大也。今國人之言憲法。則祖述歐洲憲章美日。孔子之作春秋。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春秋為文數萬。其指數千。今所存大義微言。皆憲法原理之落落者。惜以口說不成文。而中致鬱而不發。闇而不明也。予小子於二千年後。發得孔子筆削大義微言。寫為此書。乃有若土中。得孔子親草之。改定憲法草案。筆削如在其大義微言。凡得十餘條。如見孔子簪縹筆削絳簡虹降端門時也。雖不敢謂得孔子憲法之全。而發育萬物。竣極於天。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位育在是焉。可謂不世之鴻寶。大地之幸事。非止為中國已。二千年來帝王卿士。動作禮典。皆行春秋法。漢世廷臣。引春秋之義。若

大居正。大一統。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夫夫無遂事之類。奉為憲法。實行之。至衛太子疑獄。右將軍勒兵二萬于闕下。以備非常。雋不疑亦以春秋斷獄。沿為成例。法師奉行。足証春秋為憲行之憲法。至明。凡此皆成文憲法也。公穀寫傳之在孔門。名為大義。皆治據亂世之憲法也。但孔子以匹夫制憲法。貶天子。刺諸侯。故不能著之書。而口授弟子。師師相傳。以待後世。故藉口說以傳。今董仲舒何休之傳。口說所謂不成文憲法也。在孔門謂之微言。則多為升平世太平世之憲法焉。今舉國言共和。人士皆口孔子升平太平之義。然是義也不著於羣經。惟著于春秋。其于春秋也。今不見于經傳。惟見于董何之口說。若不信公羊。不信董何為傳。七十子後學師師相傳之口說。則何依焉。而妄傳述乎。且夫升平太平之義不著。則二千年皆據亂之說。宜近人之疑攻孔子也。然則孔子之道。何以通于新世。行于大地乎。若不信此篇。則孔子之道。將墜于地。觀去年來毀孔廟。收祀田。禁讀經。甯不寒心。嗟乎。若使春秋之筆削。口說不傳。不明則微言絕。大義乖。孔子之道亡矣。予小子既幸因小明。推還大經之原。推得筆削口說之真。撰成此書。于今三十年矣。光緒甲午之歲。以吾所撰新學偽經考。明古文學諸經之偽。今文學諸經之真。今學者去偽得真。易從易明。乃被言官嚴劾。毀板焚書。禁學。恐是書之同被焚毀也。遂抱此書。避地于桂林風洞。之景風閣。大雨如漏。濕漬污損。既乃補成之。戊戌避難。復抱此書。避地于日本。以遊歐美。此書于清議報館。已亥九月焚焉。逾年庚子。避地檳榔嶼。英督署之大庇閣。國事多難。刺客載

途幽憂無補慮絕學遂已乃拾搜殘稿再補成之辛亥七月書成然舊作之春秋郵已佚則此書終不可讀又為發凡以導之至今又十有四年矣是書也昔以焚書禁學而不敢刻焉中以捕逮奔亡而不能刻焉後則以廢經棄孔雖刻之亦必無讀者焉嗟乎以大聖為天下後世憲法之大經而閹鬱二千年發明之難如此也以成書經水壤火焚累補之大劫而保全三十年傳布之難如彼也今流離瑣尾貌躬幸存是書也缺而復補失而復作以存絕學之一綫者蓋有天焉不敢藏之名山今將此書傳布天下庶幾孔子之大憲章炯然復明如日中天焉其諸君子亦樂講之歟孔子二十四百六十四年癸丑春分中國召集國會起草憲法時南海康有為記于日本須磨之遊存稿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發凡

春秋自晉後偽左傳立于學官公穀有書無師于是春秋亡矣微言大義絕矣諸儒以管窺天目迷五色故王安石直言為斷爛朝報朱子虛心則婉言曰春秋實有不解處是也吾舊有春秋郵十餘卷明學春秋之凡例戊戌之禍毀失于上海大同書局後無暇再述今提其要領略發凡例補明數條以為學春秋者之航渡橋津焉若其詳微在學者據羣書目考之此雖簡甚亦可通其端緒矣

春秋在義不在事與文考

後世言春秋者以一萬八千經文為春秋此六經之通例無能駁者故盧全與孫明復

之流皆獨抱遺經究終始者亦無可議也然孟子者去孔子不遠得春秋之傳應比後儒可信也其言春秋學而述孔子之自言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蓋不取其文事而獨取其義其義何在乎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漢人取引廷議折獄見於漢書大書特書曰春秋大一統大居正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指不勝屈其尊春秋至矣然皆引傳而不引經文其所謂春秋似別為一書而與今所尊之經文渺不相屬者此其至奇宜究心之事否則其會盟朝聘誠為斷爛朝報無義可稱何足尊重前有孟子公羊後有董子劉向兩漢諸儒証據繁確至為可信若不信諸儒則不信孟子可也若以孟子可信學春秋者第一當知孔子所作春秋為春秋之義別為一書而非今會盟征伐一萬八千字史文之書也獨抱今會盟征伐一萬八千字之書則為抱古魯史而非抱孔子之遺經矣賈欝還珠得荃忘魚史存則經亡矣凡史記漢書引春秋義者可條証焉欝作春秋郵皆條引之

春秋之義傳以口說而不傳在文字考

漢藝文志春秋貶損大人當世君臣威權有勢力者有所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劉歆移太常博士文謂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蓋春秋為孔子改制所托升平太平並陳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故口授而不書見七十子傳之後學故許慎

謂師師口口相傳。而劉歆改國語為偽左傳。以攻口說。謂博士不信古傳記。而信末師之口說。可見漢時全國誦講。皆口說而已。故何休謂講誦師言。至於百萬。苟非七十子後學。確有口傳。安得舉漢世學者。愚蔽至此。故不知春秋傳在口說者。孔子之微言大義。皆已滅絕。僅據春秋一萬八千字之文。以為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是魯之春秋。真為斷爛朝報。而與孔子作經制義。渺不相關矣。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春秋之義。傳在口說。而不傳在文字。凡史記兩漢書。五經異義。言口說者可條証之。舊作春秋郵春秋義之口說。傳在公穀考。

漢書藝文志及末世口說流傳。則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鄒夾他不見。疑劉歆偽附會。然無論真偽。春秋之義。在口說。口說傳公穀。偏于漢世之學官。誦于弟子。被于天下。今公羊穀梁二傳。猶在。則孔子春秋之口授大義。在公穀二傳。至可信據矣。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公穀為口傳。孔子春秋義之書。凡公穀之大義。如謹始大一統。大居正。王者無外之大義。數百。當條考之。舊春秋郵公穀以義附經文。有同經同義。同經異義。異經同義。而舍經文傳大義。則口說皆同考。

公羊曹世子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與在齊歟。此文至奇。其傳大書特書。傳為春秋者。不以今經文年月日會盟征伐一萬八千字之春秋為春秋。而別有所傳。別有所傳之春秋。本有譏父老子代從政七字。則今一萬八千字之春秋。

無此文也。且今一萬八千字經文，皆記事無發義者。體裁亦不類，則知春秋真有口傳別本。專發義者，孟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公羊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指此也。惟孔子雖明定此義，而以為發之空言，不如託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分綴各義，附入春秋史文，特筆削之，以為記號。然口傳者展轉久之，漸有誤亂。故公羊先師于傳春秋義，譏父老子代從政一條，已忘其所繫之史文矣。其繫在曹世子來朝之條耶，抑繫在齊世子光會于打之條耶。公羊先師篤謹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不知其在曹歟，在齊歟，可証春秋義之別為一本。而又分條繫于史文，如今撰電報密碼者，撰成一二要言，密繫于各碼字中，任附何字碼，皆可以互對而知之。惟密碼偶有破損，則不知要言繫在何字碼矣。故他家或繫于經文，仍叔之子來聘條下，亦無不可。其要在明父老子不得從政之大義耳。此孔子所竊取也。若曹世子來朝，齊世子光會于打，仍叔之子來聘，皆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也。斷爛朝報，無關要旨，可勿理也。試舍一萬八千之史文，徒摘公穀之口傳大義，則無一不同。特附繫史文，時有同異耳。此猶同記要言，而各編電報字碼，字碼雖異，而要言無殊也。一部春秋之義，可以此通之。吾讀公羊至此條，乃大解徹。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為廢疾，蓋猶未明密碼之故。泥守此傳之電碼，以為真傳，而不知穀梁所傳之電碼，亦是真傳也。遂使劉歆賈逵緣隙奮筆，以公穀一家而螭蚌相持，遂致偽左為漁人得利，豈非先師墨

守太過敗績失據哉。夫以何君猶蔽近世武進之學。能信公羊。而不能發明。更何足怪乎。今學春秋者。第一最要當知孔子春秋義。雖別為一書。而分條繫于史文中。各家條繫。時有異同。其繫事文。無關宏旨。惟傳大義。同一發明。若通此例。春秋義自大光明發現矣。若不通此。猶是雲埋古道。不得見盧山真面也。凡公穀二傳。同經同義者。同經異義者。異經同義者。可條証之。舊春秋郵皆已條引

春秋口說公穀。只傳大義。其非常之微言。傳在公羊家。董仲舒何休考。史遷傳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孟子傳春秋為天子之事。今公穀二傳所傳大義。僅二百餘條。則其指數千安在。且亦未見為天子之事也。董子醜儒。為公羊學。而所傳春秋非常異義。多出公羊外。與胡毋生之傳于何休全合。與穀梁家之劉向亦合。與孟子合。董子豈杜撰者哉。何君亦豈能及此哉。蓋皆七十子後學。口傳于孔子。故自然相合耳。其在春秋改制。當新文王繼周之義。乃見孔子為教主之証。尤要者。據亂升平太平三世之義。幸賴董何傳口說之。未絕。今得一綫之僅明。有此乎。今治大地升平太平之世。孔子之道。猶能範圍之。若無董何口說之傳。則布於諸經。率多據亂之義。孔子之道。不能通于新世矣。今人聞升平太平之義。猶當驚怪。況在孔子之世。故必不能筆之于書。惟有傳之于口。乃至公穀先師寫傳。亦只能將其據亂大義寫之。其升平太平異義。實為非常可怪。不能寫出也。亦只得口傳弟子。故見于董何極詳。而公穀反如無之夫。

以升平太平之義範圍後世非聖者不能作之豈漢諸儒之篤謹能為之哉蓋董何時孔道益光大故又不妨將所傳口說稍寫出之也試觀後世之攻公穀者曰公羊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穀梁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此范甯述漢書以來儒先之公論也范甯又曰凡傳以通經為主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既不俱當擇善靡從得不據理以通經乎凡其所持皆據亂之義也孔子立法豈為一時無論湯武順人不使一人肆于民上若今美法之總統瑞士之議長豈有君統更何廢立豈有神器更何闕盜若以范甯之倫聞之不止驚為傷教害義而已三世之理相反而適時各當范甯及宋儒之論不識理而何據乎彼所據理不過據亂之一理而已彼能得理之至當而駁傳以通經則人人能代孔子為教主而不勞孔子制春秋之義矣然在據亂世而陳太平之義當無不以為大逆不道者反于人心則人不從然則孔子及公穀先師蘊此異義萬無寫出成書之理除口傳外更無別法矣其相傳為貶損當世大人有勢者而不書見猶非孔門本意所在也然以口說無明文故雖以兩漢全國講誦之經意為劉歆偽左傳所攻倒至于晉亂公穀有書無師口說遂亡後人皆不知教主改制據亂升平太平之義中國輕視董何之說不知為孔子微言甚且怪之無人傳習于是中國之治教遂以據亂終絕流斷港無由入于升平太平

之域則不明董何為孔子口說之故也學春秋者第一尤當知董子繁露何休注多為孔子口說七十子後學展轉傳之雖有微誤而宗廟百官之美富可見大端當一一理會尊重發明之否則雖抱公穀傳文其于春秋猶欲入而閉之門耳

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學及劉向學說全合考

董何傳公羊董難江公何作廢疾若水火然試舍棄所繫之經文但述大義得董何穀梁無不合者可一一條証之以明口說之真蓋同出于孔門後學故莫不同條共貫也故學春秋者當知董何傳口說與穀梁及劉向學說全合則于春秋四通六闢無所窒碍矣然董子何君以泥于尊信其師說故而難江公作穀梁廢疾益致後學疑惑于春秋之正傳則二子過矣舊作春秋郵已條引之

春秋有魯史之不修春秋及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考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司馬遷曰因魯史而修春秋孔子春秋確以魯史為底本而加筆削古今定義無有異辭至劉歆偽改國語為左傳于是其後學杜預之流乃謂春秋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是直欲攻倒筆削之義矣即三傳平列褒貶之筆實難盡攻亦可言人人殊各自推求或且束三傳于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矣蓋魯史之原文既不可考則孔子之筆削亦無從定其孰真尊之則隨意推求謂為褒鉞但以為尊王攘狄而已輕之則以為斷爛朝報廢于

學官與三傳束高閣而春秋滅矣。如論天神之有無而無一人能升天親驗之則聽人所說無不可也。惟莊七年經文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即魯之春秋也君子修之即孔子筆削之春秋也據此傳乎則謂春秋只有直書而無筆削不辨自闕矣且公羊傳稱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則是不修春秋之魯史原文尚存公羊先師猶得親見其本乃持與孔子筆削之春秋寫本兩兩對校而知星實如雨四字為孔子所修古今羣書無人見魯史之不修春秋原本者惟公羊有此文吾由此推悟乃知公羊有名無名或詳或略有日月無日月皆校魯史不修春秋而知之所言何以書何以不書威之魯史原文為成齊仲孫之魯史原文為慶父仲遂之魯史原文為公孫遂莒人滅鄆魯史原文立外孫而非滅元年正月之魯史原文為一年一月天王之魯史原文無天虞師晉師滅夏陽之魯史原文為晉師假道于虞皆校魯史不修春秋原本而知之惟其兩本互校故書不書瞭然備見而書不書之或詳或略或削或存或日月或無日月或名或不名皆大義微言之所條繫故筆削如電報密碼之編緝然又非若編電報密碼之無義也于筆削之中即明大義若天王狩于河陽梁亡鄭棄其師宋督弑其君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哀鉞森然帝網重重光明四照圓滿無漏而實又別繫微言也故董子曰春秋微密而難知也以其頭頭是道太繁太密也及魯史原本既逸

口說又亡。歧途易失。又迷道出難。而偽左直書之說。又亂之。于是筆削之跡。不可見。而徒供聚訟矣。至于聚訟。則真偽不分。是非莫定。終則同歸于盡。而孔子之春秋。掃地盡滅。不獨孔子口說之微言大義滅。乃至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亦滅。二千年所傳者。僅為一不魯史之孔子之一萬八十字。斷爛朝報而已。豈不哀哉。吾讀公羊。至不修春秋。曰。君子修之。曰。乃悟公羊先師親見兩本之文。公羊穀梁董何之口說。亦具聞筆削之條繫。吾今據公羊穀梁董何書。不書曷以書。曷以日月不日月。名不名。遂如見孔子筆削原本。乃條條字字推之。于是二千年後。煥然如親讀孔子筆削原文真蹟。光明一旦發露。豈非古今絕異之大幸事哉。雖二傳多無說者。失墜幾三之一。夫春秋之旨數千。今所收拾。泰山一毫芒耳。而幸公穀董何諸先師口說尚傳。遺文未泯。予小子得推拾先聖墜文于古學。偽亂諸儒聚訟之後。閱世綿祀二千年之遠。亦中國未有之事矣。嗟夫。此豈予小子所能哉。皆公穀董何先師之遺說也。天下滅先聖之道。而得光大于大地。不能終泯其真。假予小子而牖其明耳。故學春秋者。第一當知春秋有魯史之不修。春秋有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二本。而公羊先師親見二本。互校而分別書不書也。不知此乎。則欲學春秋而閉其門也。

結序

春秋有四本

一魯史原文不修之春秋

孟子所見魯之春秋公羊所見不修春秋是也今佚于公穀書不書推得之

一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

世所傳春秋一萬八千字是也

以上二本皆成文

一孔子口說之春秋義

公穀傳之

一孔子口說之春秋微言

公羊家之董仲舒何休傳之

以上二本皆不成文而口說傳授者

今以公羊穀梁董仲舒何休所書不書而推出魯史不修春秋原文以墨寫在先存為史文案彙以公羊穀梁董何所傳書不書而推出孔子筆削已修之春秋以硃筆寫改于墨字旁以明筆削之真蹟俾一覽如見孔子修春秋原本以公穀董何劉向所傳微言大義合緝之于是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義乃略發明而教主改制升平太平之義亦可一一而推之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書者文之可見者也言者口說之可傳者也今雖撫什一于千百未能見聖人大道之全然亦粗得其大概矣若夫聖人之意不可見者其在升平太平之條理耶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則在于補衍升平太平之條理者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述先聖之至仁撥亂世除民患而極樂之至于大同其在斯耶其在斯耶此非今編緝所及也孔子二十四百五十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二十三日南海康有為補寫成于檳榔嶼英督署之大庇

禮運注敘

大漠也。鉅海也。泛之而無涯。行之而無途。杳杳茫茫。入之迷方。失路以悲。漂泊可傷者。皆是也。浩乎孔子之道。蕩蕩則天。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然以其曠博。告瀛舉二千五百年之綿。夔合四萬萬人民之繁。衆并日本高麗安南之同文。立于學官。著為國教。誦之讀之。尊之服之。而蒼蒼無正色。渺渺無終極。欲實為孔子之至道也。莫可得而指也。人好其私說。家修其舊習。以多互證。以久相蔽。以小自珍。始誤于荀學之拘陋。中亂于劉歆之偽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令二千年之中國。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澤。耗矣哀哉。予小子六歲而受經。十二歲而盡讀周世孔氏之遺文。乃受經說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歲而盡讀漢魏六朝唐宋明及國朝人傳注考據義理之說。所以考求孔子之道者。既博而劬矣。始循宋人之途。輒炯炯乎自以為得之矣。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繼遵漢人之門徑。紛紛乎自以為踐之矣。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亂也。苟止于是乎。孔子其聖而不神矣。既乃離經之繁而求之史。凡數千年國家風俗治亂之故。若者與孔教相因而進退者。得之于戰國秦漢之間。東漢為美矣。以為未足盡孔子之道也。既乃去古學之偽而求之今文學。凡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孟焦京之易。大小戴之禮。公羊穀梁之春秋。而得易之陰陽之變。春秋三世之義。曰孔子之道大。雖不可盡見。而庶幾窺其藩矣。惜其

彌深太漫。不得數言而賅大道之要也。乃盡舍傳說而求之經文。讀至禮運乃浩然而歎曰。孔子三世之變。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發之明而別之精。古今進化之故。神聖憫世之深在是矣。相時而推施。並行而不悖。時聖之變通。盡利在是矣。是書也。孔子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而天下群生之起死神方哉。天愛群生。賴以不泯。列聖呵護。幸以流傳。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鴻寶發見。闢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濟天下。將納大地生人于大同之域。令孔子之道大放光明。豈不異哉。康有為乃獵纓勇衽而正言曰。吾中國二千年來。凡漢唐宋明。不別其治亂興衰。總總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國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劉歆朱子之說。所言不別其真偽。精粗美惡。總總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則以群經諸傳所發明。皆三代之道。亦不離乎小康故也。夫孔子哀生民之艱。拯斯人之溺。深心厚望。私欲高懷。其注于大同也至矣。但以生當亂世。道難躡等。雖默想太平。世猶未升。亂猶未撥。不能不盈科乃進。循序而行。故此篇餘論及它經所明。多為小康之論。而寡發大同之道。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耶。若其發禮意之本。極天人之故。抑可以擇先聖制作之意焉。幼孩不能離襁褓。蒙學不能去嚴師。害飢渴者當醉飽。以濟其虛。不能遽與八珍。病傷寒者當滌蕩以去其邪。不能遽投參朮。亂次以濟。無翼以飛。其害更甚矣。若子弟成人。尚必服以襁褓。寒邪盡去。尚不補以參朮。泥守舊方。而不知變。永因舊曆。而不更新。非徒不適于時用。其害且足以死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

甚非所以安天下樂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且孔子之神聖為人道之進化。豈止大同而已哉。莊子建德之國。列子飢獻之山。凡至人之所思。固不可測矣。而況孔子乎。聖人之治。如大醫然。但因病而發藥耳。病無窮。而方亦無窮。大同小康。不過神人之一二方哉。竊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舊方。不揣愚妄。竊用發明。公諸天下。庶幾中國有瘳。而大地羣生俱起乎。其諸好學高識之君子。有以正之。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日。康有為敘。

大學注序

善乎莊生之言孔子也。推孔子為神明聖王。曰明乎本數。係于末度。內外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重明之而歎息曰。嗟乎。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夫內聖外王。條理畢具。言簡而意賅者。求之孔氏之遺書。其惟大學乎。以明德為始。則靈魂不昧。先不欺以修身。以新民為終。而至善為止。推絜矩以平天下。精粹微遠。深博切明。提大道之要。鈞至德之元。羣書傳說。未有比焉。誠孔門之寶書。學者之階準也。是篇存于戴記。朱子以為曾子所作。誤分經傳。夫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聖作。乃名為經。餘雖論語。只為傳。禮記則為記。為義。況一篇中。豈能自為經傳乎。篇中僅一指曾子。亦無曾子所作之據。惟記皆孔門弟子。後學傳孔子之口說。孔子之微言。大義實傳焉。朱子特選中庸與此篇。誠為精要。惟朱子未明孔子三世之義。蓋孔子太平之道。闇而未明。鬱而不發。蓋二千年矣。方今大地棟通。據

亂之義尤非所以推行也不量愚薄更為箋注其舊文錯簡亦竊正焉戊戌之難舊注盡失
逋亡多暇補寫舊義僻在絕域文獻無徵聊復發明庶幾孔子內聖外王之道太平之理復
得光于天下學者持循以有宗廟百官之美富亦庶幾門階之未失云爾光緒二十八年七
月康有為序于印度大旨嶺

孔子改制考叙

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為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淒淒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
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二千年方萬里之地四萬萬神明之裔不得見太
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見太平之治逢大同之樂者何哉天既哀大地生
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世作師為萬民作保為大地教主生
于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于大
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乃立元以統天以天為仁以神氣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
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於其教而先愛其圓顛方趾之同類改除亂
世勇亂爭戰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萬物澤萬世明本
數係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此制乎不過于元中立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
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隨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其書口傳七十子後學為其言此制乎不過其夏葛久裘隨時救

民之言而已。若夫聖人之意，窮矣深矣博矣大矣。世運既變，治道斯移，則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大行，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殘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毒蛇不螫，猛獸不搏，抵蠱不觸，朱草生，醴泉出，鳳凰麒麟遊于郊，椒園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則斯制也。利用發蒙，聲色之以化民末矣。夫兩漢君臣，儒生尊從，春秋撥亂之制，而雜以霸術，猶未盡行也。聖制萌芽，新猷遽出，偽左盛行，古文篡亂，于是削道孔子之經，而為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為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朱子生于大統，絕學之後，揭鼓揚旗，而發明之多言義而寡言仁，知省身寡過而少救民患，蔽于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雜以佛老，其道嚴苦，所以為治教者，亦僅如東周劉蜀蕭管之偏安而已。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雲霧寥寥，重重錮昏，皎日墜淵，萬百億千，縫掖俊民，跂跂脈脈，而望篝燈而求明，囊螢而自珍，然卒不聞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悲乎！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覩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既得，乃掃荆棘而開途徑，撥雲霧而覽日月，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世矣。不敢隱匿大道，乃與門人數輩，朝夕鈞搏。八年于茲，刪除繁簡，就成簡要，為改制考三十卷，同邑陳千秋禮吉曹泰著偉，雅才好博，好學深。

思編檢尤勞。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見。其亦不負二三子鉛槧之勞也。夫嗟夫。見大同太平之治也。猶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南海康有為廣夏記。

孟子微序

一王之起必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為之先後。疏附禦侮而後大業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獨不然。必有魁壘雄邁龍象蹴踏之元夫巨子為之發明布護而後大教盛不惟其當時而多得之于身後。若佛教之有龍樹。基督教之有保羅是也。孔子改制創教傳于七十子。其後學散布天下。徒侶六萬。于是儒分為八。而戰國時孟荀尤以巨儒為二大宗。太史公編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繼以孟子荀卿列傳。誠知學派之本末矣。昔莊生稱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後學各得其一體寡能見天地之容。故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大道遂為天下裂。嗟夫。蓋顏子早歿而孔子微言大義不能盡傳矣。荀卿傳禮。孟子傳詩書及春秋禮者。防檢于外。行于當時。故僅有小康據亂世之制。而大同以時未可。故難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該人事。故兼據亂升平太平之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深得孔子春秋之學。而神明之故論人性則主善而本仁。始于孝弟。終於推民物。論修學則養氣而知言。始于資深逢源。終於塞天地論。

治法則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親親，仁民愛物，法乎堯舜之平世。蓋有本于內，專重廓充特源，以往浩然旁沛潘汗。若決江河，波濤瀾汗。傳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視禮制之末，防檢之嚴，蓋于其道稍輕。故寡言之。蓋禮以防制為主，荀子傳之，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故荀子以人性為惡，而待彘括之。傳小康據亂之道，蓋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傳學既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謂寡能見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無裂也。夫天下古今遠暨歐亞之學，得本者攻末，諸粗者忘精。印度哲學之宗，歐土物質之極，蓋寡能相兼，鮮能相下者。吾國朱陸之互攻，漢宋之爭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撥亂，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惟其時宜。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四時錯行，日月並明，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孔子所以為神聖也。苟非其時而妄行之，享鐘鼓于爰居，被冕繡于猿狖，則悲喜眩視亦未見其可也。故誠當亂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亂而已。舉佛法之精微，以語凡眾，亦必眩世茫然不解。所謂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則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制法之本，立義之原，不能告眾。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則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輕也。如東西牆之相反，而相需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車冰炭之相反，而相資以成用也。故孟荀並尊，已在戰國時。而太史公並傳，非謬論也。宋時心學大盛，于是獨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稱孔孟焉。夫孟子不傳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

未幾焉。雖然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養氣知言。故傳孔子之道。霹靂而雷聲者也。雖荀子非難之。亦齊之于聖孫子思。以為傳仲尼子游之道。合考之中庸而義合。本之禮運。而道同。證之春秋公穀而說符。然則孟子乎。真傳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來條分脈縷。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義。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顏子之道不可得傳。得見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孟子乎。真孔門之龍樹保羅乎。若夫論者因孟子發民貴君輕之義。譽子貢過于仲尼。則未之知。孟子傳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孟子之義由子游子思而傳自孔子。非孟子所創也。民貴君輕。乃孔子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羣龍無首。其全體也。病變則方又變矣。無其病。又不能授以藥也。豈有傳獨步單方。而可為聖醫乎。以為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大醫王藥籠中何藥不具。其開方也。但求病瘳。非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為輕重去取。是猶入智井而遇燈。乃謂日月不明。不如燈也。其于觀聖也。不亦遠乎。夫天地之大。測者難以驟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遠。當時弟子已難盡傳。子貢已謂得見宮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數千年之後學。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難窺萬一。不待言也。雖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如假器于渾儀。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蓋孟子之言。孔道如導水之有支派。脈絡也。如伐樹之有幹枝葉。卉也。其本末至明。條理至詳。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門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雖未登天。圍而入地。隧乎。亦庶幾見百官之車服禮器焉。至易至簡。未有過之。吾以信孟

子者知孔子惜乎。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不揣愚謬。探原分條。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義。不能循七篇之舊。蓋以便學者之求道也。非敢亂經也。若有得于此。則七篇具在。學者熟讀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資深乎。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為序。

中國學會報題詞

蠟人之機體。有耳目手足。能持行運動。而無心知靈覺。則可謂之人矣乎。若是者。電氣之為傀儡者足矣。共和有政府。議院政黨。國民摹歐。鈞美以為政治風俗。而無其教以教人心之本。若是者可謂之國矣乎。若然則今中國之所謂共和者。已治已安已富已強矣。隋煬帝之陳大會。以示突厥也。飾錦繡于林樹。以為花棄果物于地。以炫富突厥人。隱隱窺之曰。中國誠富矣。奈何吾來之道多。餓草也。今易服改曆。官名盡易。大宴則陳西食。男女亂舞。僂僂無極。共和平等。是法是則。舉凡中國數千年之舊制舊學舊俗。皆草薙而禽獮之。以為歐美之制在斯乎。則猶太印度之人。今豈非盡為歐美俗乎。然且猶太印度猶有其舊教在。而不肯舍以從人也。今我邦人。則盡吾國之教化而棄之。則印度猶太之不若。而惟墨西哥人是師也。墨之滅于班也。葛多盡焚墨之文字圖畫。而使墨人惟班制班學之。從今墨面目而心魂班矣。吾五千年文明之中國人。奈何師之。

夫立國之道。本末精粗。其運各有在矣。吾中國以文明號于大地者也。吾之教化哲學。為歐

美人所稱久矣數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數十年之貧弱屈也吾何以能為萬里一統之大國。吾何以能為四萬萬人同居之大族。吾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若埃及乎。則文明久滅矣。希臘乎。則人種久絕矣。波斯乎。久為回教所散矣。印度乎。久為異教異族所範矣。惟我中國。則五千年光大宏巨。長久而無恙。自歐人後起外大地古國乎。惟我中國而已。其所由得此之故。吾國人不可不深長思矣。雖政治物質之未遜于歐人。而自有國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敝矣。

夫所謂中國之國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倫物理國政天道本末精粗。無一而不舉也。其為禮也。陳之以三統。忠質文之迭代也。其變易也。通之以三世。據亂升平太平之時。出也。體之以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張之以禮義廉耻。而國維不敗。推心于親親。仁民愛物。則仁覆天下矣。立本于事天養心盡性。則天人一致矣。其直指本心至誠無息。必自慎獨發之。無使隱微之有餒也。其原本天命上帝臨汝。則必自照臨有赫。無使旦明之貳心也。自其中庸言之。則以人為道。被服別聲。飲食男女。不離人以為道。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自其深微言之。則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故自鬼神山川昆蟲草木。皆在孔教之中。故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善夫莊生之尊孔子為神明聖王也。曰本天地育萬物。本末精粗。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在。故據一端執一說。以論孔子者。若戴五色之鏡。以論日月之青黃也。如測渾天之儀。以論恒星游星之形。

體也其茫茫無覩不待言矣吾窺月于柏林見月二百七十分之一有砂石之圍于綠草焉吾窺火星于巴黎見其冰海與雲氣焉世衰道微並棄渾儀孰能見孔子之大哉然若能窺二百七十分之一則孔子之真自在也

自共和以來教化衰息紀綱掃蕩道揆凌夷法守墮斃禮俗變易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盡人心風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極耗矣哀哉中國之不為墨西哥者僅矣蓋國魂死矣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亡莫大于國魂亡而國亡次之意大利不亡于奧乎而國魂不亡則今復立國而再強塞維種不已亡乎而國魂不亡則今塞維布加利牙再立國而再強若墨西哥者雖使復霸亦不過為班人耳嗚呼哀哉我同胞曷為而甘自亡其國魂

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視民視革命乃吾中國最尋常之事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舉中國數千年之命而亦革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紀綱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禮俗革命人心革命國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無依茫茫無所適俵俵無所之游魂太空風雨飄搖之雷霆或震絕命是期歐服歐曆徒為棺槨之儀何我同胞大愚不移一至于斯乎

嗟乎民者冥也短于通識之于深慮不足責也若我大夫君子祁祁庶士莘莘曾子則宜有通識者也宜保存國魂者也登極而號呼曰泉我國魂兮盍歸乎來則吾教化紀綱道揆法

守禮俗人心保存其命矣。勿妄革之矣。

英人勃拉斯之論美國共和當以道德物質為先而政治其後也。今國人乃尊其輕者而棄其重者。何其反哉。物質固中國所宜急有事也。吾嘗為物質救國論已十年矣。而世莫之知。莫之行。若今茲之病則尤以道德為重矣。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且吾國人勿論亡國否乎。其不為洪水猛獸者幾希。

諸君子怒焉憂之。于是有中國學會之設。搜集國粹以文會友。其于補教化存禮俗守道揆正人心。其有意乎。鄙人聞之。贊歎懼忤于斯文之或未墜也。不揣固陋。願以所知貢其誠焉。竊謂諸君子無意于保中國則已也。諸君子而有意保中國則不可不先保中國魂也。中國之魂維何。孔子之教是也。竊聞諸君子未嘗不尊孔也。但所以尊孔者不尊為教主也。或如今妄人之言謂之曰大政治家謂之曰大教育家謂之曰大哲學家。夫政治教育哲學乃所謂一器一能。莊子所謂耳目口鼻各明一用不能相通不能見天地之容。聖人之大闇而不明。鬱而不發。道術遂為天下裂。是未具體之人合萬國中車載斗量何足尊哉。彼知哲學知教育知政治而謂孔子為其一家者。誠所謂戴五色之眼鏡而謂日月之色為青黃者也。播糠眯目而謂無天地豈不大妄哉。降教主革聖號而為一業之名家。此真謗聖之蜚言。毀教之詭術。不可不疾呼而明辨也。孔子為中國改制之教主。為創教之神明聖王。孔子以前之道術則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後之教化則吾中國人飲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矯首

頓足無一不在孔子範圍中也。豈惟中國東亞皆然。若日本之強。以歐美之政治物質為其皮膚。以孔子之教為其神骨者也。今日本人家誦論語。國尊儒學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知而廢棄之。若廢棄孔子。則中國之教化盡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則無以為家。行不知所行。言不知所言。立不知所立。則無以為身。倏倏何之。茫茫何適。不知所師。從不知所效法。則無以為心。若夫紀綱蕩掃。禮俗凌夷。國無以為國。則成效可覩矣。夫至四萬萬之人。行不知所往。言不知何從。倏倏何之。茫茫無適。是謂之喪心病狂。國為離魂。夫至于舉國離魂。喪心病狂。而日蒙之以歐美之皮毛。即使染為碧瞳粉成白面。飾成金髮。而曰吾為歐美人矣。人無不大笑之。即為歐美人。而若班葡之危弱。墨中南美之亂暴。奚取焉。

且夫人之為道。必有信從。而後可安可樂也。其信從者。必尊之敬之至極。而後深入乎人心焉。我之古人。猶太之古人。歐洲之古人。皆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上帝臨汝也。乃以教主配其上帝。專一無二。至尊至敬。人民信從之。于是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彼歐美人去其君父之拜跪。去其君父祠墓之祭。欲使其專一于上帝與教主也。若曰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而已。則何足尊。且何能配上帝而信之尊之哉。

今欲救吾國人于洪水中。必先起其道德之心。必先生其畏敬之念。必使有所至誠至敬。然後其言可信也。其行可則也。有可尊信之言。有可服從之行。而後吾國民安之。乃不放僻恣

肆乃為人道而不為禽獸在此也。然則吾國人而求可以尊敬服從者，奚在乎？佛言微妙矣。然澶漫多出世之言。但以罪福服蒙藏人可也。施之中國人，則未盡也。基督尊天愛人，養魂懺罪，施之歐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國能盡廢祀墓之祭而從之乎？必不能也。吾有自產之教主，有本末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之教主。有繫吾國魂之教主。曰孔子者，吾四萬萬人，至誠至敬尊之，信之，服其言，行其行，通其變，身心有依，國魂有歸，庶幾不為喪心病狂之人。然後能人其人，道其道，國魂不亡，國形乃存。然後被以歐美之物質，擇乎歐美之政治，或不亡耶？且由此而致強可也。此則鄙人疇昔變法之志，本末先後之序。諸君子或不訶其大愚耶？

吾今敬告諸君子。諸君子欲不忘中國乎？必自至誠至敬尊孔子為教主始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否則雜學而無當也。其諸君子有採于鄙言，與速張孔教，中國猶有望也。若不求本原，依阿為名而已，則翦綵為花，不久即悴。泛舟中流，終無所屆。其以度方今之大變，危乎岌岌哉！終亦淪胥而已。則斯會也，于中國奚有焉？諸君子其忍出此乎？孔子二十四百六十四年癸丑正月六日康有為。

○藝林

辛亥臘遊箱根與梁任甫書

一昨脂車宵邁，明月照影。僕夫戒時，巾笥先發。汽車馳馳，寢臺美睡。一夕千里，旦過靜岡。遙

望富士。瞻之在前。羣玉峰頭。白銀宮闕。橫雲封掩。真面邈莫。良願不遂。奈何奈何。午到國府。津遂見箱根。羣峰聳碧。松嶺夾綠。塵映海波。激瀉澗流。舊遊如昨。復集眼前。飯顆少憩。筍輿遂躋。蹬道紆空。危岫插漢。蜀坂九折。王尊所叱。棧道千般。杜陵是吁。澗湍餘寒。空瀝冰雪。荒山竟日。但見白草。縈紆萬徑。寂寞山家。孤袖時躍。人踪俱絕。凍雲殫壑。霾霧曠谷。飛雪晝霏。奇寒襲人。冷風刺面。重裘不溫。如臨絕塞。但歎荒涼而已。登陟勞止。一步三頓。如蕭蕭暮雨。滑滑春泥。窈窕松林。冥冥列岫。僕痛馬瘡。天昏日黑。前途渺渺。客舍茫茫。叩野人而篝燈。披荆榛而覓路。道狹草長。則下臨絕壑。澗曲峰迴。則前遮峭崖。遂乃覆車折軸。兩易乘載。踟躕路左。匍匐冥行。行路之難。宛其傷矣。所幸電話先通。客館迎至。忽乃連岡列炬。走卒夾途。或挽或推。前後各四。傳呼若鳴鑿。呵殿成八。駟淒苦之餘。忽化閹境。雲坭咫尺。天人變幻。入偃旅館。有若登仙。黃柑自青。銀魚入饌。與奴白飯。浴我溫泉。酒膩茶甘。香糜夢曼。雞鳴夜闌。風雨如晦。追思疇曩。感慨繫之。則天之既白矣。乃策馬蘆湖。瞻望富岳。精誠開雲。積陰解駁。白頭倚霄。碧波欲冰。白帽倒影。上下摩照。光景奇絕。疑到忉利。遊時幾何。觀化無盡。湖邊得宅。板屋荒園。花石傚傚。波光泚泚。可以賃廡。便欲移家。不知桃源。此可終隱。其與吾子。將離隔矣。此地昔在南北之朝。曾設重關之險。羣雄力競。俛仰千年。今則大道蕪荒。行人斷絕。今古異跡。令人慨慷。浮雲西馳。忽晚故國。金鐵鳴飛。神州陸沈。江漢滔滔。則樓船驚波。京邑岌岌。則風塵瀕洞。成皋滎陽。復見劉項之相距。朔方西域。又聞吳越之稱王。慘淡兵戈。蕭條城野。

月照白骨。是深閨夢裏之人。馬擁殘旗。痛部下招魂之祭。國殤漸無壯者。空巷只餘寡妻。嗟我遺黎。民生欲盡。一百日之倒戈。風雲慘黯。三百年之王業。宗社忽焉。每念宣室之陳。更感東市之戮。追思鼎湖之痛。自哀絕國之奔。摩党人之碑。銅逾十載。寫湘纍之怨。行吟九歌。蕭蕭松柏。慕茂陵而不歸。莽莽河山。對新亭而下淚。江海萬里。乾坤百年。宗國瀕危。生民莫拯。及黨禁之解除。隨舊朝而同盡。俛仰身世。悲從中來。自非木石。能無哀乎。吾三周寰宇。徧閱君相。醉諸歐之金粉。考百國之寶書。厭飫乎石室之藏。倦遊乎息陬之操。已忘歆羨。自放行藏。吾道非耶。人間何世。諸天無量。星界萬千。生有自來。游魂偶現。八千往返。莫往莫來。億劫灰飛。不壞不捨。惟吾心之悲憫。忍斯世之遠離。嗟我生民。實同憂樂。欲往乎公山佛盼。尼父之行。慈五就乎夏桀殷湯。有莘之任重。無成敗利鈍之逆觀。盡瘁鞠躬。無身名得失之求全。吾固喪我。披艱掃穢。濡足匡時。光岳或完。黎民或保。仁人志士。其能忍乎。若夫處民絕之時。際國亡之厄。遠依異國。免居亂邦。逍遙帷闥。播弄鉛槧。徒以著述為暇豫。以酒博為排遣。志學行仁。生平何事。嗟乎。梁生才薄。賈誼志希。伊尹聯鑣。駢斬同拯。墮日於虞淵。比翼齊飛。同事救民於塗炭。荏苒歲暮。於今廿年。死生有命。進退維谷。豈伊異人。而有差池。夫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拿破命冒於行。而霧助其成。凡成功者。天人各半。巧存未必得。壯往未必失。前修多矣。吾才質老鈍。道德日負。西望孺博。寶氣鬱其光華。東懷君勉。雷霆走其精銳。思草堂之萬木。未盡凋零。貌烈士之暮年。平生飛動。行軍誰與。浮海徒傷。寒冬返寒。荒山歲盡。白

日西匿。長風萬里。嗟乎天命。憤悒云何。呵凍布懷。僮難覩縷。

送三水徐勤君勉應僑選議員歸國序

日本前文部大臣國民黨魁犬養毅議員柏原文太郎同遊於熱海。驅車於湯河。俛仰海山。縱論人物。問於余曰。吾識先生門弟子多矣。若徐勤者。德行第一。至誠不息。其為孔門之顏淵耶。若梁啓超之文學。其為門下之子夏乎。吾應之曰。洙泗大賢。何敢當。吾未知二何敢當。子之德與學也。抑若徐勤之志行。以中國為其自任。毀家殉之。早作夜思。車行舟游。周歐美亞海內外。日為百函萬言。五升之飯不飽。無一非國爾忘家者。二十年中。雖敗不捨。雖勞不倦。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以萬夫不當之勇。加懸河波湧之舌。其所志。則伊尹事也。其義烈。則臧洪疇也。其所短者。好善如不及。疾惡如探湯。好面折人。不能容人。過強禦則益折之。雖然。今也。閱於險阻艱難。久徧知人之情。偽吾久不見之。聞人言之。今已粹然。非復吳下阿蒙也。君勉年方強仕。從吾遊者二十有四年。與吾共患難十有五年。與吾離索也五年。其待我至忠且敬也。美墨非澳亞環海之國民黨二百輩。定名於丙午。因以丙午國民黨名。皆君勉總護之。其撫卜壘圖之鈴。曰勤也。如路德傳道之勁。而聲影徹大行也。附以吾像。俾雖離索常相見也。壬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康有為送徐勤君勉之歸國也。

慰至周。其事至勞苦。日僕僕於南洋美墨間十餘年。舍君勉無人能任之者。凡人皆有違言。

惟君勉也。則黨人數十萬。無賢愚智不肖。莫不信其志。芳而行潔。至公而無私也。賢哉勤也。頃以國會撰舉。各洲華僑。皆願舉君勉。褒然應首。遂而君勉固讓於衆。游車在墨。辭不獲已。應舉遂國。道過日本。憔悴見余。相與慰別離。嗟國事憂天命者七日。君勉滋不欲北首燕路。已而梁啓超以電催首途。吾強之行。而觴之酒曰。凡道無小視。無固成。固有所求在此。而所得在彼也。汝奚以辭為。且吾與子。不揣其愚。日以補天為事。今煉石未成。而天漏愈甚。欲穿矣。後此乎。雖有聖者。無能為計。子去國之日久。而閱於歐美亞百國之治已深。求友求助。汝以大慈辨才。徇金石口木舌於國中。或者其猶當乎。汝齋戒其誠。慎選其言。跪坐以獻之。芬芳以侑之。其孰不遜。又觴之曰。行矣哉。勤也。疾惡無嚴。擇言無肆。必問所禁。及得其窺。乃放而遂焉。君勉遂行。乃贈以日本五百年之刀。曰勤也。師日本之武魂之致強也。副以高麗千年之鏡。曰勤也。鑒高麗之亡國之覆轍也。侑以埃及金字塔六千年之石。及榻文。曰勤也。如埃及石之久且堅。慰其勞而祝其壽康也。從以馬丁路德滑。

廣藝舟雙楫序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縷其精。冥繅其形。為之也。不劬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惛惛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絀於時。握髮熱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於房。小技鳴於堂。高義伏於牀。巧爨顯於鄉。標枝高而隕風。累石危而墜牆。東海之鼈不可入於井。龍伯之人不可釣於塘。汝負畏壘。

之材。取桀杙。取櫨欂。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於窮。固宜哉。且汝為人太多。而為己太少。徇於外有。而不反於內虛。其亦闕於大道哉。夫道無小無大。無有無無。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蟻螟之巢。蚊睫。蟻螟之睫。又有巢者。視虱如輪。輪之中。虱復傳緣焉。三尺之畫。七日遊。不能盡其蹊徑也。拳石之山。丘壑巖巒。窅深宵曲。蟻蠓蚋生。蛙蟻之衣裳。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島煙立。魚龍波譎。出日没月。方丈之室。有千百億獅子。廣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虛室。遊心微密。甚多國土。人民豐實。禮樂黼黻。草木龍鬱。汝神禱其中。弟靡其側。復何驚哉。蓋黔汝志。勗汝心。息之以陰。藏之無用之地。以陸沈山林之中。鐘鼓陳焉。寂寞之野。時聞雷聲。且無用者。又有用也。不龜手之藥。既以治國矣。殺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甚安焉。蘇援一技而入微者。無所往而不進於道也。於是康子翻然捐棄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卻掃。攤碑摘書。弄翰飛素。千碑百記。鈞午是富。發先識之覆疑。竅後生之官奧。是無用於時者之假物。以遊歲莫也。

國朝多言金石。寡論書者。惟涇縣包氏。鈇之揚之。今則孳之行之。凡為二十七篇。論書絕句第二十七。

永惟作始於戊子之臘。實購碑於宣武城南南海館之汗漫舫。老樹僵石。證我古墨焉。歸歟於己丑之臘。廼理舊稿於西樵山北銀塘鄉之澹如樓。長松敗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書訖。光緒十五年也。述書者。西樵山人康有為也。

日本書目志序

聖人譬之醫也。醫之為方。因病而發藥。若病變則方亦變矣。聖人之為治法也。隨時而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孔子作六經而歸於易。春秋易者隨時變易。窮則變。變則通。孔子慮人之守舊方而醫變症也。其害將至於死亡也。春秋發三世之義。有撥亂之世。有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質三統焉。條理循詳以待世變之窮。而採用之。嗚呼。孔子之慮深以周哉。吾中國大地之名國也。今則耗矣。哀哉。以大地萬國皆更新。而中國尚守舊故也。伊尹古能治病國者也。曰。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湯受其教。故言日新又新。積池水而不易。則臭腐興。身面不沐浴。則垢穢盈。大地無風之掃蕩。改易則萬物不生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黯。新則潔。舊則敗。天之理也。今中國亦汲汲思自強。而改其舊矣。而尊資使格。耆老在位之風未去。楷書割截之文。弓刀步石之制未除。補綴其一二。以具文行之。譬補漏糊紙於覆屋破船之下。亦終必亡而已矣。即使掃除震蕩。摧陷其舊習。而更張之。然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砲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則心倫。生物氣則化光電。重蒙則農工商鑛。皆以專門之士為之。此其所以開闢地球。橫絕宇內也。而吾數百萬之史士。問以大地道里國土。人民物產。茫茫如墮烟霧。瞪目搖舌。不能語。況生物心倫。哲化光電。重農工商鑛之有專學。新書哉。其未開徑路固也。故欲開鑛而無鑛學。無鑛書。欲種植而無植物學。無植物書。欲牧畜而無牧學。無牧書。欲製造而無工學。無

工書。欲振商業而無商學。無商書。仍用舊法而已。則就開礦言之。虧敗已多矣。泰西於各學。以數百年攷之。以數十國學士講之。以功牌科第激厲之。其堂室門戶。條秩精詳。而冥冥入微矣。吾中國今乃始舍而自講之。非數百年不能至其域也。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決無舍而別講之理也。今吾中國之於大地萬國也。譬猶泛萬石之木航。與羣鐵艦爭勝於滄海也。而舵工榜人。皆盲人瞽者。黑夜無火。昧昧然操柁於烟霧中。即無敵船之攻。其遭風濤砂石之破。可必也。況環百數習於出沒波濤之鐵艦。而柁工榜人。皆漁戶為之。明燈火張旌旗而來攻。其能待我從容求火乎。然今及諸艦之未來攻也。吾速以金篋括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緩也。然即欲刮目取火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來諸業之書。萬百億千。吾中人識西文者寡。待吾數百萬吏士識西文而後讀之。是待百年而後可。則吾終無張燈之一日也。故今日欲自強。惟有譯書而已。今之公卿明達者。亦有知譯書者矣。曾文正公之開製造局以譯書也。三十年矣。僅百餘種耳。今即使各省並起而延致泰西博學專門之士。歲非數千金。不能得一人。得一人矣。而不能通中國語言文字。猶不能譯也。西人有通學游於中國而通吾之語言文字。自一二教士外。無幾人焉。則欲譯泰西諸學之要書。亦必待之百年而後可。彼環數十國之狡焉思啟者。豈能久待乎。是諸學終不可得興。而終不能求明而自強也。夫中國今日不變法日新不可。稍變而不盡變不可。盡變而不興農工商礦之學。不可。欲開農工商礦之學。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凡此諸學。中國皆無其書。必待人士

之識泰西文字。然後學之。泰西文字。非七年不可通。人士安得盡人通其學。不待識泰西文字而通其學。非譯書不可。譯書非二十行省並興不可。即二十行省盡興而譯之矣。譯人有入矣。而吾國岌岌安得此從容之歲月。然則法終不能變。而國終不可強也。康有為昧昧思之曰。天道後起者勝於先起也。人道後人逸於前人也。泰西之變法。至遲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藝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大地之中。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俄遠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後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譯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內。以數年之期。數萬之金。而泰西數百年數萬萬人士新得之學。舉在是。吾數百萬之吏士識字之人。皆可以講求之。然後致之學校以教之。或崇之科舉以勵之。天下嚮風。文學輻湊。而才不可勝用矣。於是言礦學而礦無不開。言農工商而業無不新。言化光電重天文地理而無微之不入也。以我溫帶之地。千數百萬之士。四萬萬之農工商。更新而智之。其方駕於英美而逾越於俄日可待也。日本變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與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矣。邇者購鐵艦槍礮築營壘以萬萬計。而挫於區區之日本。公卿士夫恐懼震動。幾不成國。若夫一鐵艦之費數百萬

矣。一克虜伯礮之微費數萬金矣。夫以數金可譯書。以開四萬萬人之智。以為百度之本。自強之謀而不為。而徒為購一二礮。以為齎敵藉寇之資。其為智愚何如也。嗚呼。日人之禍。吾自戊子。上書言之。曲突徙薪。不達而歸。欲結會以譯日書久矣。而力薄不能成也。嗚呼。使吾會成。日書盡譯。上之公卿。散之天下。豈有割臺之事乎。故今日其可以布衣而存國也。然今不早圖。又將為臺灣之續矣。吾繹書之會。不知何日成也。竊憫夫公卿憂國者。為力至易。取效至捷。而不知為之也。購求日本書至多。為撰提要。欲吾人共通之。因漢志之列。撮其精要。剪其無用。先著簡明之目。以待憂國者求焉。

日本雜事詩序

古者記事之文。有詳有略。有綱有目。有經有記。有大題有小注。立幹以舉要。條附而結餘。簡要欲其易誦也。條條欲其明備也。故禮經僅十七篇。至簡也。而記則二百餘篇。書二十八篇。而大傳五行。傳數十篇。易上下篇。卦象象爻之辭。尤簡矣。而易說卦。氣納甲。消息升降。詳焉。春秋萬九千字。簡嚴矣。而其指數千。若其述國政。陳風俗。聖人之意。尤託於詩。嘗竊疑詩三百篇。其文至簡。其學非博。而授政不達。使不能對。孔子責之。何深也。及考三家詩說。則詩篇雖簡。詩說極多。一經或至百萬餘言。凡一章一句之所涵託。義指無窮。以十五國言之。一國之風。詩說幾近十萬言。於地輿民俗。物產國政。人才沿革得失。瞭如豁如。若聚米而畫山。若家人子之自道其生產也。豈猶患其授政不達。專對不能哉。後世著書記事。此體久失。自水

經注外。惟方技醫卜歌訣。尚有見者。蓋古學既興。詩說盡廢。不知其為聖制。備詳略。合綱目。便記誦。宜考求久矣。近世宋紀事詩。十國宮詞。外國竹枝詞。之作。有詞有注。詳略互備。此體乃復。吾友嘉應黃觀察公度。壯使日本。為日本雜事詩。似續是義。窈窕其思。娟嫵其辭。條附錄。粵華葉舒鋪。文用互殊。綱目列臚。可誦可娛。如遊扶桑之都。邁武門之酷炎。美維新之昌圖。嘉高蒲之秀烈。庶王朱之令謨。其於民俗物產國政人才。瞭如豁如。如家人子之自道。其家人產也。黃子文而思通。以瑟周歷大地。略佐使輶。求百國之寶書。羅午旁魄。其故至博。以滋。而日本同文。而講其沿革政教學俗。以成其國志。而聳吾國人。用意尤深。宜其達政專對。綽綽也。雜事詩者。亦黃子威鳳之一羽而已。方今日本新強。爭我於東方。考東國之故者。其勢至急。誦是詩也。不出戶牖。不泛海槎。有若臧旻之畫。張騫之鑿矣。

強學會序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睽日。東耽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遼臺茫茫。曰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僂僂。不可終日。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乾隆時。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國也。置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為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餘若安南若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國於太平洋羣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我中國孱弱於羣雄之間。軒寢於火薪之上。政

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圍徼之守。咸為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吾為突厥黑人。不遠矣。西人最嚴種族。仇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絕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官。今作質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緒十五年始舉一印人。以充議員。自餘土著。畜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王謝淪為左袵。忠憤之徒。原卻夷為皂隸。伊川之髮。駢闐於萬方。鍾儀之冠。蕭條於千里。三州父子。分為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感。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覓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淨土。肝腦原野。衣冠塗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聖繩繩。國最有名。義理制度。文物。駕於四溟。其地之廣於萬國。等在三。其人之眾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地腴而厚。蓋大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之絕。坐受凌侮。昔曾文正與倭文端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於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強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眾人之才力。則圖書易。庀合眾人之心思。則聞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圖避謗乎。閉戶之士哉。有能來言尊攘乎。豈惟聖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託耶。

誦芬集序

康有為曰。吾家十三世為儒。未嘗執工業。蓋食舊德之澤長哉。自高祖炳堂榮祿公。以理學為粵大師。而詩尤清深。自是世德日光。先曾祖雲衢通奉公。篤學至行。有萬石之風。先祖連州公。從兄弟十二人。而種芝。鑾儀公。踔厲發之。中丞公。以武功顯於時。暨先考。諸季及吾群從。則風流文采益盛。封胡羯末。幾人人有集矣。亡人以戊戌得罪。族人旅震。奔走駭遷。先世之遺物多佚。則予末小子之罪也。夫避地居檳榔嶼。從兄沛然。秀才懃懃貽書。附以所搜先集。責亡人刻之。以無失先人青箱之業。且序之曰。嗟乎。先人之遺文散佚。豈非子孫責哉。苟非為之剗刷。恐其不能久也。吾族自南宋時。由南雄遷居南海。越在畎畝。迄十二世。泰秀公家遭回祿。祖像譜牒遺文。均隨屋燬。自始。祖建元公以後。七葉無可考焉。謹記八世祖為汝堅公。九世祖惟卿公。十世祖朝遠公。十一世祖省予公。其行事品誼。亦惟賴十二世泰秀公筆述。誌其大概。蓋皆讀書好善。為公府椽者數世焉。省予公性喜吟咏。子孫遠出。欲申教言。寄詩寓意。家傳言其惇篤好學。皓首龐眉。淡逸有神仙氣骨。則其詩之清真絕俗可知矣。而片紙俱焚。無有存者。惜也。厥後。涵日公亦有自咏閱歷艱辛之作。顧皆弗傳。蓋康氏之能詩。已數世於茲矣。十三世祖涵滄公。以一人丁明清之際。祖宗文獻寔賴之存。而公之詩文亦缺如。公襄中州原武。牧鄧公。幕過南昌望湖亭。賦詩。有客豫里言。今亦無存矣。僅記其題盧文學並蒂蘭徵詩絕句云。君家祥氣瑞翩翩。蘭秀芬芳挺腕前。海國諸英頻致頌。狂歌聊獻

續奇篇前題一律亦已失記則其存者尤寡矣。十五世祖樂天公留心翰墨詩詞迴文四六俱精筆札尤妙。詩有集而無傳矣。僅記其詠困鶴云。瘦影不翻三島月。明珠恐負一生恩。詠孤雁云。出塞自分南北路。入雲誰結弟兄群。詠鷄冠云。五更恐破鄉關夢。引頸風前不忍啼。秋閨云。別緒不隨雲北散。西風空引雁南歸。夏閨云。庭前有月情偏寂。帳底無風枕自寒。對景不堪懷舊約。恐牽新恨上眉端。皆卓然名貴流傳人口者。而全詩均不可復得。厥後能者多有傳者。十八世奉生公詠水仙云。一片香魂浮水石。數竿碧玉伴琴書。結伴梅為友。供餐水作糧。雲衢公有扶襯南還集。到涿州云。送死未知誰氏子。枉教辛苦育兒來。過望夫岡云。汝夫到底還相望。我父於今望已虛。至性至情慘惻令人洒涕。十九世遜修公以身殉母有斷腸吟十數首。二十世少岳觀察公橫槩賦詩有不入杭城誓不休之句。苦搜全詩不可得。蓋流傳若斯之難也。若慎修公彝仲公兩秀才皆世守家學。詩文迥絕時流。虞門公尤勤學。所作以寸計。余少尚及見諸公詩文。歷歷心目間。少岳公與先君有楊妃菊倡和之章。今欲搜隻字不得。豈非大不幸哉。為時無幾。其難得如此。況久且遠在百數十年乎。今幸搜得炳堂公詩若干首。而家傳云有強善堂文集亦無傳矣。又搜得連州公詩若干首。而連州公之文及家書成帙。今求之亦罕存矣。若不付梓。何以傳家而垂後哉。若從弟劍坡季楫少年已有詩文成卷。今求之或得一二句。或得數篇。即如先君之詩。祇得其半。生平所作又多隨手遺棄。嗚呼。是安可不剜劖哉。不然則後數十年風流雲散。欲求隻字單句不可得矣。余茲

是懼搜前人之詩。都為康氏詩集。欲壽梨棗以示子孫。俾數典無忘云爾。後之子孫尚其珍惜愛護之哉。時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一世孫有霖謹叙。亡人讀之歡喜忭舞。喜先緒尚有一綫之存。而沛然兄之能勤勤搜葺保存之也。沛然兄與吾同學於九江先生。能詩文。克念厥祖。吾安敢廢墜之哉。先曾祖雲衢公集全佚。先祖連州公尚立德而惡浮華。命勿刻集。故一切集未刻未傳。今竟久而盡佚。小子滋懼。豈復可以先命而置之哉。今又七年。亡人復還於檳榔嶼。則沛然傷哉逝矣。吾尤滋懼。乃合校先集。都而刻之。謹命之曰誦芬集。雖片石一羽。亦庶幾國風小雅之意。豈惟陳述祖德云乎哉。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朔二十一世孫康有為謹序。

編先世誦芬集恭紀

十三世為士。青箱代有編詞。應陳世德傳已入先賢詩。是吾家事。文能後世傳。清芬猶可誦。惆悵百餘年。

伯祖種芝公六太居士遺稿序

起布衣。夜椎牛集士。而破賊保衛四縣。父老子弟歸附擁戴。至今百數十年。祀之於廟。謳之於鄉。豈非豪傑士哉。而吾從伯祖種芝公以之。公稟金精之姿。魁壘剛猛。恢台有雄略才氣。英絕而孝友至性。善馭待士。而傲其上。身頎偉。面赤飲酒數斤。博學能文。讀書數行下。少與從伯祖教之。公先祖連州府君兄弟。及徐佩韋徵君台英。同學於工部何樸園先生。相友善。

何先生謂之才氣深入洞庭高逾華岳徐徵君謂吾友二康述之如冬日之日謂連州也種
芝如夏日之日謂公也公才橫絕如天馬行空不受羈勒久屈於場屋乃運鹽於湖南載書
萬卷而歸課僮躬耕盡讀所藏書熟史學好觀政治之大略尤好兵書講韜鈴兵法可起而
行焉以諸葛自比咸豐甲午之役既以匹夫倡同人局圍禦賊保衛南海三水高要高明四
縣民獲安焉義聲威略彰徹大行中國地方自治實自公始起至今粵各鄉局皆其遺風也
公性亢嘗繫執三欵差之使為仇者媒孽下縣獄四縣父老萬餘匍匐巡撫轅頌其功乃得
釋巡撫者齡敬公才器欲大用之檄功與其弟中丞公國器勦藍山賊僅平遂以瘴卒者齡
惜悼奏贈鑾儀衛主簿時同治二年也公才氣學術於並時人酷似左文襄而大才不展勛
名不遂士之不遇也則命矣夫公詩文皆芒寒鋒厲廉邁勁鷲若秋鷹摩空碧天激烈太阿
出匣白光照人文集已佚今存詩若干首讀之亦可想見英烈之為人行三以性方自號板
三公佚事甚多今鄉人能誦之祀於鄉局名為景賢祠四縣數萬人香火致敬為預奉事焉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世孫康有為謹序。

留芳集序

吾家門範文學雖遠溯於十三世祖涵滄公而近承遺澤實自高祖炳堂榮祿公始也吾粵
僻處海濱與中原文獻不接當乾嘉時而吾粵猶傳白沙先生學風是時漢學大盛南海馮
潛齋先生講理學為大宗而文章氣節則欽州馮魚山先生為大師炳堂公稟天粹資而兼

受二馮先生理學文學氣節之傳。蓋實為嶺學之正傳焉。其道以躬行實踐。蓄德清粹。履孝友尚廉節。而養心超然。公舉公車也。晚以諸生講學粵城。弟子歲著錄者百數。皆以躬行不為俗學事。譁囂表襮。故比當時之考据誇靡者。閤然。雖然。盛德日彰。弟子多成。欲湮沒而不得。今南海縣志官師傳述公德。行至顯。而仍未表其詩也。粵自白沙先生以詩言道。曰閒來悟得觀心法。只看青山不著書。公亦有然。蓋粵學之風也。且魚山先生久與中原諸老遊。故得詩最正。公生於雍正。長於乾隆。卒於嘉慶。時際承平。壽八十餘。講學之暇。餘事為詩。而精深微妙。發其道心。英英白雲。冷冷玉磬。其跡芳惻。其情馨逸。其志沈烈。其心超脫。其聲雄傑。其韻道結。蓋出入唐賢之室。而上追三百者耶。若其正而不腐。尤得白沙之遺旨也。但以詩論置之吾粵近代詩人中。蓋為魚山法嗣。而自成高調。已若藐姑射仙之視西施南子。即與乾嘉當代人才校。雖寥寥數十篇。不成大集。而高節雅音。逸響清氣。白雲高山。如奏韶樂。亦恥與袁隨園輩競下里巴人之顰笑焉。知道之士。通詩之意者。知非阿所好也。孟襄陽詩集無多。而與李杜並馳。少陵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公詩自寫其志。今雖傳者日少。而發道言多。高調奚以多為。即與白沙詩集並傳。亦奚讓耶。公既不欲以詞章鳴。久藏於家。百餘年未布。非徒國人未知。乃至吾粵稱詩。亦未及公者。公雖潛德乎。而名業不聞。非子孫述祖德之誼也。為逋亡海外。居於檳嶼。從兄沛然以公詩寄屬刊刻之。則去公卒百載矣。後七年戊申。再居檳嶼。再為校註。乃擬刊流天下。俾後之考粵學。誦國風。知人論世者。有所諷焉。光

緒三十四年冬玄孫康有為謹序。

◎附詩詞

愛國歌

登地頂崑崙之墟。左望萬里。曰維神州。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丘。嶽嶺環峙。川澤匯流。中開天府之奧區。萬國莫我侔。

我江河浩浩萬餘里。其餘百川無涯涘。江南十里必有川。深廣可以泛汽船。新頭恒河與密士。失必淺窄。僅比我小泉。來因多饒。太吾士。先河泰橈。皆是短小流。涓涓幼發。拉的底格里。兩河難比江河之長源。萬國無我水利專。

巨山廣澤。大野深林。原隰陵行。江湖溪澗。千百里間。必備崇深。相彼印度與北美。萬里平原。無寸岑。埃及波斯阿拉伯。沙漠沉沉。地形自歐洲之外。今無與我並駕而倚。矜。

地兼三帶。候備寒暑。川嶽含珍。原野平楚。五金薈萃。萬寶繁廡。以花為國。榮爛天府。橫覽大地。莫我能與。

鳥獸昆蟲。果蓏草木。億品萬彙。物產繁毓。羽毛齒革。錦繡珠玉。衣食器用。內求自足。五色六章。袿絲為服。飲饌百品。美備水陸。冠絕萬國。獨受多福。

巍巍我祖。懿惟黃帝。天啓神靈。創始治世。監視萬國。無如赤縣地。自崑崙西。東從臨莅。時巡鎮撫。師兵營衛。有苗蚩尤。鐵額銅頭。是戮是平。乃統九州。力牧開闢。風后宣猷。倉頡制字。文

明休休。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歷史綿遠。莫我先。埃及金字塔中絕文明不傳。印度九十六道微妙多不宣。惟我聖作文字遠而存。堯舜讓帝創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漢唐開闢益光大。東亞各國皆我文化權。希臘興周末。文章盛。賀梅羅馬更是強漢世。皆祇當我雲來孫。何況歐洲諸國之後生。島陸羣種屬更何言。

我同胞兮祖軒轅。世本族譜百世傳。皆諸侯大夫遺子孫。金枝玉葉布中原。于今兄弟五萬萬。同一源。地球之大。姓莫我遠。原萬國之人民。莫我庶繁。

中華地大比全歐。全國同文。東亞洲日本高麗安南皆我語言文字之遺留。雖有閩粵音稍轉。十六省語能通郵。印度文二十。語言分四流。歐洲十餘國。國語文殊異難搜求。與國十四文。英之威路士與愛爾蘭。語言殊異難講聞。彼徧設鐵路尚如此。我無鐵路乃能同語文。大地同化之力無如我神。

神禹開華夏。秦漢大一統。長城萬里壓龍從。張騫西域遠鑿空。漢武唐太鞭四夷。南朔東西皆入貢。郭侃百日滅波斯。天朝自古諸蠻重。亞洲國土我最尊。上國之人眾所奉。至今安南印度稱阿叔。二千年內神威動。

我人相好端金色。我人聰明妙神識。我國制作最先極。據几着袴持箸食。突厥印度埃及號文明。不袴手食坐地席。英用刀七二百年。倍根之世尚不識。惟我聖賢豪傑多如鯽。文化武

功如交織我心怦怦起感激。大地文明世家我第一。

我若生高麗兮。一時脅罷兵而亡噫。我若生阿富汗暹羅之小國寡民兮。雖自屬而無能強噫。我若生印度兮。久為奴而無鄉噫。我若為突厥波斯之人兮。教力壓而難揚噫。我即為荷蘭比利時瑞典丹墨之國民兮。最爾強善而難張噫。我又為德法奧意諸強之民兮。爭雄於歐而難逞大力於太平洋噫。方霸義之相競兮。非有廣土眾民難迴翔。惟我有霸國之資兮。橫覽大地。無與我頡頏。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國兮。神氣王長。

我之哲學包東西。我無壓力無所迷。我欲自強兮。一號而心齊。大呼而奮發。氣銳神橫飛。我速事工藝汽機兮。可以歐美為府庫。我人民四五萬萬兮。選民兵可有千萬數。我金鐵生殖無量兮。我軍艦可以千艘造。縱橫絕五洲兮。看黃龍旂之飛舞。

按此歌作于十年前。今則國旂已易。國勢大非姑存之。以厲國人。無自餒棄。

愛國短歌行

神州萬里風泱泱。崑崙東南海為疆。岳嶺回環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地兼三帶寒暑藏。以花為國絲為裳。百品雜陳飲饌良。地大物博冠萬方。

我祖黃帝傳百世。一姓四五垓。兄弟族譜歷史五千載。大地文明無我逮。全國語文同一致。武功一統垂文治。四裔入貢懷威惠。用我文化服我制。亞洲最尊主人位。

今為萬國競爭時。惟我廣土眾民。霸國資。徧鑒萬國無似之。我人齊心發憤。可突飛速成學。

藝與汽機。民兵千萬。選健兒。大造鐵艦。游天池。舞破大地。黃龍旗。此亦十年前作今飾改國勢變姑存之

干城學校歌吾旅美憲政會曾設兵校凡二十二延美兵官教之吾名以干城學學者十數作此於來復日歌之

臨眺太平洋兮。迴望神州。兵氣不揚兮。感國是憂強敵磨牙而爭噬兮。瓜分日謀。我同胞被魚肉兮。逐辱可羞。我恐為奴隸馬牛兮。夜沈沈而神愀。

相彼猶太兮。如喪家之狗。無所依噫。視彼波蘭印度永奴之噫。我若無國兮。被逐何歸噫。我不急時奮起兮。既落難復飛噫。

最爾日本兮。我種我曹。地大如吾四川兮。人短不高。能捨身家兮。衛國土能習武事兮。學兵韜能勝強俄兮。萬國仰其英豪。豈有他哉。武明是號。嗟乎處競爭之世兮。有兵則文明。無兵則蠻髦。

况我萬里之廣土兮。五百兆之人民。五金萬寶之咸備兮。萬國無倫。我可以選千萬之民兵兮。為一大軍。舞我黃龍旗兮。橫絕地球春。

我奮我武。我警我心。誓言學兵。執劍森森。我買戎衣。不惜兼金。我持鐵鎗。步伐岑岑。山立揚休。蹈厲不侵。

酷日侵我。操於兵場。汗透重衣。不敢怠違。校長有令。夜走大荒。日言遠赴。急理戎裝。豈不愛我工。豈不畏勞傷。我決衛國。貧苦皆忘。

惟我情伍。或中道棄。我心傷之。力不宏毅。彼戀工貨。乃忘國事。國既不保。家於何寄。願言諫

止我僚奮厲。

既已學兵以國自荷。馬革裹尸。誓死得所。何況勞苦。其何以躲。銅像我他日視我。我先輩之韓信兮。半歲而平八國。班超之滅鄯善兮。以三十六人而敢作。郭侃郭寶玉父子兮。百日掃波斯之城郭。環大地無此將才兮。惟我華人之嶽嶽。我後起之英傑兮。當追步其先覺。

僅學兵伍。我豈自安。當入武學。將才桓桓。兵行如水。兵法如山。閱歷變化。大敵乃單。北定南征。威震瀛寰。勿笑我為卒。請看田單。振我中華。視我忠肝。榮我華民。視我忠肝。

歸魂

絕域歸魂不可招。齊州九點望迢迢。中原豺虎患方遘。大陸龍蛇厄未銷。窮髮嚙殘蘇武節。怒濤長捲伍胥潮。海桑變盡灰難化。聞樂知微豈一朝。

五色

五色天機雲錦章。誰將并剪剪秋江。天吳紫鳳圖皆拆。顛倒裳衣奈夜涼。

閱報俄蒙英藏約成瓜分。即至天地變色。不知涕之何從也。

已是梁亡兆爛魚。瓜分今竟載盟書。龍沙萬里地維裂。烏藏百年王會初。末日真逢大灰劫。織兒終壞好家居。皇天后土哀哀叫。親見波蘭哭覆車。

游存別墅種菊花甚闊。九月九日登高望海看菊示容。

秋風絕嶋菊花肥。城郭人民有是非。遺老不應知此恨。登高望海淚沾衣。

寄徐君勉伍憲子二子

君勉名勤三水人憲子名莊順德人

天健行不息。地動轉不絕。日星亘光曜。皆由含大熱。故變化造物中。發至無極。孔墨為教主。範世稱大力。又觀佛耶摩。六種震其轍。人道貴自強。剛勁百不折。下根盤九原。頂花照明月。旁枝遠長垂。庇蔭行人渴。吾道有徐伍。剛毅萬夫傑。龍象奮感踏。山海撼欲裂。動也秋晶姿。碧天盪一瞥。震厲起風雷。皎潔明冰雪。神鷹擊蒼霄。長空肆飄撇。良金經百鍊。精銳不能缺。疾惡如探湯。好善若飢渴。從我二十年。遺患逾親切。毀家以紓難。樂道彌自悅。平生救國願。自任壯心結。蕭蕭風雨夜。夢汝燈不滅。憲子純粹精。卓犖起大節。翠竹上凌勁。青桐立淨直。懷抱大慈心。自發勇猛決。忼慨雪國恥。甘自入獄疾。乃知救世心。身家非屑屑。側視歎中原。天漢注所揭。松柏當歲寒。不渝益青潔。後起得英秀。江河可不竭。洙泗賢七十。傳在曾參哲。耶道所以大。保羅最剛烈。二子任道資。閱毅而肅括。十力四無畏。天柱金剛鐵。去銜騎天馬。俟蕩追風發。

辛亥重九日間黨禁開

千秋傷黨錮。禁網至今開。自是昊天大。寧因兵變來。流涕蘇馬赦。傷舊滂膺哀。感歎烏頭白。艱難歸去來。

十四年于外。流離萬死間。子卿傷白髮。披老指青山。國事亦多變。神州竟未還。惜哉遲歲月。

念亂淚潛潛。

同琰女生母夢火入窗左足末指有紅痣常懼不啼

十月

瑞火投窗入。雞鳴聞汝嘶。胡為生世亂。不肯向人啼。廣額父風似。低眉佛相齊。硃砂誌足指。未是過來迷。

外物

已能外物知朝徹。未至非人尚夕饑。驚說凡亡猶噩噩。慣看星隕入非非。面依牆壁山巖坐。手擲髑髏雷雨飛。世界八千頻往返。可憐萬物入于機。

壬子二月自須磨雙濤園遷近月見山下須磨寺側公園前桃櫻滿山居有小園適吾

覽揆門人梁啟超等十餘人連日為壽且作詩會相慰藉賦三章

月見山前海有痕。須磨寺裏佛仍尊。劫灰飛散知何世。逋客孤羈得小園。蠟屐遊頻思賭墅。桃花開徧或逢源。一枝棲託聊隨喜。豺虎中原何處村。

念亂哀時觀我生。東華舊夢憶承平。滿園桃李誰為主。去國衣冠變盡行。賓客解為文字飲。竹絲難寫樂哀聲。白鬚四海歸無日。碧血三秋劫盡兵。

我比古賢壽已永。幼訝衰翁今與參。絕域蘇卿人老矣。書空殷浩事何堪。婆娑槐樹傷身世。爛熳櫻花照壑巖。故國于今易朝市。惟將悽愴問江潭。

與海理行覓得須磨湖前宅。僻地幽徑忽豁大園。備林池山石澗泉花木之勝。老夫得

此俛仰山海飽飲烟霞足以遺世忘憂矣園舊名長懶別莊吾因其舊即名長懶園賦十五章既以自怡後之論世者或有感焉

我本餐霞人憂國捨神仙臨晚我舊鄉去之十五年人民皆非故渺莽齊州烟吾生本無住樂土尤所便

長懶園

任甫請改之後名為奮豫

地僻宜幽棲雲卧占一壑懶殘芋可熟稽康鍛亦樂長鑱鋤黃獨所勤草木學身世長此忘松風睡未覺

松嶺

白雲常戀岫青松橫蔽嶺嶽崎嶇帶巖壑宵深出人境突兀數百步登望烟雲冥扶筇日一周莓苔穿秋徑

天籟亭

松嶺最高頂松杪露蒼翼仰望翠崖上鬱然雲翠偈把卷倚危闌看月至深夕松籟吹不盡天人了性識

積翠臺

林壑俛下游松塔據崇丘形勢撐半島蒼翠盈雙眸松下白木榻枕書送春秋坐覽日月没平視雲靄浮

蒲澗

紫茸菖蒲花。青綠菖蒲葉。澗水不厭濁。涓導山泉潔。磊砢石齒齒。橫亘橋截截。可能遇安期。復此生九節。

東錦塹西錦塹

兩塹若兩手。高拱成揖讓。媽紅點崖路。影綠臨池上。羣木列蔽虧。兩塔相掩映。垂釣憑錦磯。坐嘯娛林莽。

沮澤谷

兩塹蟠其外。屈曲內藏谷。沮如漫水澤。草花爛紅綠。大波起暗溜。引泉成回泐。陰陽備地性。玄牝可以畜。

上池下池

上池環屋前。下池通澗鱗。釣磯垂絲綸。略約橫依亞。蓮芡蕩清漪。菖蒲濃媽姥。育育者大魚。知樂游多暇。

第一石橋第二木橋第三第四土橋

吾園多池澗。橫跨作四橋。石橋跨蒲澗。老梅扶行驕。木橋穹如虹。上池度逍遙。雙橋亘下池。雜樹曳紅綃。

雜花坡

蒙茸漫陵坡。草樹何離離。羣花相間植。紅素雜紛披。遮我屋前路。石塔欹橫枝。色相我未忘。芳馨且自怡。

雨瀑澗

絕壑帶深林。遠望若無際。但聞瀉溜聲。暗水瀟瀟逝。松嶺竟夜雨。晨見玉簾墜。盈丈懸崖石。歎雪聲清厲。

菜香圃

踈畦倚松嶺。桔梗臨蒲池。分行作豆棚。削竹植瓜籬。椰菜與蘿蔔。清甘吾愛之。英雄老閉門。種菜吾所宜。

卻曲徑

蟠嶺既登頓。循澗復側欹。叢樹枝蔽影。狹路草濕衣。尺步不平直。陟降多顛危。扶杖且樂行。世路尤險巖。

忘憂館

龍蛇起大陸。風雲擾中原。西顧望禹域。沉沉我憂煎。欲度無舟梁。頭痛心煩冤。高齋餐烟霞。忽忘人世言。

感櫻花落

櫻花風雨落天涯。欲覓東陵學種瓜。故老江湖可垂涕。冬青無樹掩風沙。

須磨春日櫻杏桃梅李牡丹杜鵑花皆極鬧次第開落至夏初則梅子綠陰落紅飛為之感慨時事同之也

草長鶯飛已暮春。櫻花雲闊盡飄茵。杏花又逐桃花落。梅子生同李子酸。幾日繁華憐歷劫。看人車馬自歌巾。杜鵑紅徧空山老。世事濃枯笑轉輪。

水滿池塘樹滿陰。萬紅飛盡綠沈沈。雨雲朝暮黃梅熟。邱壑榛蕪紅藥深。茗芽銷長日磬。壺蘆本擱忽雷琴。清泉白石還吾願。僻地枯禪證佛心。

調某俠者

紅拂應歸李藥師。英雄兒女兩心知。虬髯側卧看梳髮。可有褊裘來下棋。

長懶園早起觀荷花放

花乃朝開午合

疊嶂雲嵐態萬千。松杉樓閣擁輕烟。烏啼花放山池曉。辜負荷花事晏眠。

游存篋夏日

時自粵新寄到荔枝

繩床高卧綠陰圍。摘盡枇杷試荔枝。斜日繞行松嶺路。雜花生樹蝶紛飛。

種菜

茄花已紫豆棚青。廿種瓜薯未識名。老大英雄惟種菜。日斜長鏡伴園丁。

須磨游存篋夏日即事六首

北嶺屏開翠。東溟浪打藍。吾廬足邱壑。秋色滿松杉。撫石行攤卷。鋤花命託鑿。亂離滿天地。

搖落自江潭。

俗變攻吾短。園幽得日長。閉門惟種菜。因樹且懸床。觀化養生主。無名安樂方。疎鐘送晚雨。山翠撲人涼。

晏坐松林冥。觀時日月深。落花厚盈寸。積雨澀層陰。有欲頻觀妙。無言自證心。入遊非想定。天地聽飛沈。

曳杖蒼苔徑。柴扉晝不開。海風吹作凍。山雨歇還來。我佛蓮花淨。故侯瓜蔓栽。葵黃好顏色。向日復何哉。

異蘭高數尺。移植美洲來。大瓣青紅艷。連珠爛熳開。照人好顏色。舊夢醉樓臺。未忘前因事。吾園復此栽。

邱壑紆迴曲。周行作壯遊。崖危試垂足。花亞故低頭。魚樂知誰得。蛙鳴私是謀。化人亦煩惱。迴晚望神州。

來日大難

五解

香山為淺易之語。欲人人可解焉。

其一 憂庫蒙也

來日大難。策馬登山。陟長城而望。瀚海迴環。天穹低野。沙飛草乾。墨雲亂飛。蔽空漫漫。似聞鼓鼙。庫倫南干。吾鼓聲不起。吁嗟萬里之塞垣。踏藉戈壁。空思天山。夜夢燕晉秦隴之郊。俄馬入關。

其二 憂西藏也

來日大難。瞻我西天。拉薩金瓦寺。佛雨黯然。我吏我徒。血膏磨邏川。隻輪不返。陣雲莽邊。易樹三獅。幟徧藏。翩翩嗟我。舊藩王會百年。片馬茫茫。蒙自連連。載危載懼。西望川滇。

其三 憂瓜分也

來日大難。恐為波蘭。利益均沾。載在約言。俄既吞蒙。英取藏焉。三遼何有。東封肆邊。德窺齊魯。法問桂滇。意奧與美。豈不分一鬮。我萬里之中華。從此瓜分。我五十年之中華。從此沉淪。哀我四萬萬華胄兮。危涕而心酸。

其四 憂割據也

來日大難。出國門而南行。割據縱橫。聯省自立。各控函關。武騎蒼頭。競騁齊秦。喜怒生殺。徧樹私人。頡頏作氣勢。旅距中原。政府不敢令。令則拒還。魚爛瓦解。豆剖瓜分。恐為印度之分國兮。哀我生民。

其五 哀民生也

來日大難。哀民多艱。有田不耕。罷蠶織而寒。有塘不畜魚。有屋毀瓦而拆。墮富者走盡。老弱守關。工商無業。待死而盤桓。問何以故。曰大黨為官。入黨可橫行。奪劫膚殺。過諸蠻。勞苦作業。徒供強梁之饗殮。薄言往愬。鎗斃辛酸。窮無所呼。仰天不敢訴冤。若再彌年。死人可二萬萬。誰實致禍。哀哉永歎。萬國人皆得營生兮。吾人罷業。祈死無後艱。哀我生民。涕下汎瀾。

十月登日光山頂道遠日落中夜乃至山頂中禪寺湖山道盤曲雪月交輝泉瀑競響
光景奇絕聞春秋時櫻花紅葉滿山開徧惜來非時也

疊嶂危崖雲表橫。羊腸蟻磨萬盤行。星辰漸看與人近。山雪橫封爭月明。落木衆峰寒露骨。
激泉千澗競飛聲。忽登絕頂看湖水。落月橫波山勢平。

櫻花億樹漫山坡。紅葉千崖點碧峰。人艷春秋山谷色。今非時運槁枯容。卅里飛瀧聲不絕。

一湖絕頂碧偏濃。晃山勝絕天人備。百里連陰夾道松。山有德川廟華勝冠日本廟前松杉夾路三百里參雲蔽日拄杖徐行至佳勝

日光山頂觀華嚴瀧為日本第一大瀑

華嚴瀧下華嚴現。白日光中射日光。三百尺流廣長舌。空山說法證空王。

偕犬養毅木堂浴湯河原與阮紫陽觀弘法大師清瀧步月夜行秉燭穿林犬養木堂

後至倚橋口占詩木堂請書

山廟幽幽月似銀。峭崖曲徑倚橋頻。蕭蕭飛瀑照山月。說法聲聲清淨身。

摩崖別蘚捫山徑。秉燭穿林照樹陰。見兩白龍直飛下。雷聲大吼海潮音。

偕犬養毅木堂阮鑑光紫陽遊河原不動瀧木堂請題詩

飛瀑轟雷響振林。風濤搏石激潮音。天驚地裂皆搖動。證取如如不動心。

壬子除夕扶病繞行游存別墅松徑示陳遜宜

是日立春

亂雲又得度殘年。萬里中原接素烟。物換星移嗟運往。天荒地老望春憐。行穿松樹敲人外。

笑折梅花入酒邊。風物緊。淒入病在。蕭騷生意。菜畦前。

冬春間久病。月餘。正月上元。與旃理訪清友園梅花。

不堪風緊又冰堅。日撥殘灰度歲年。卧病時經新舊曆。出門山帶暖寒烟。閉香索笑巡林下。踏雪穿花繞水邊。百樹梅花一逋客。鬢絲禪榻忘人天。

藏又割地矣。

壬辰須彌

今又譯作喜馬來

喜馬來山雲四飛。山河舉目淚沾衣。此通藏衛無多路。萬里中原有是非。

按于今十年藏遂已矣

生民二章

癸卯

生民坐塗炭。國勢日凌夷。西藏何疆界。東遼多鼓鼙。樂災政淫急。好亂說猖披。萬里投荒涕。吾生丁此期。

堯舜君民願。艱難險阻身。明良思會合。肝膽尚輪囷。欲鑄新中國。遙思邁大秦。吾能不拯溺。四萬萬生民。

聞俄據東三省

癸卯

鬱鬱瞻長白。雲流鴨綠陰。豈真王氣黯。竟令敵兵深。百戰思開創。三年病割侵。萬方皆震動。王母宴荒淫。

緬甸哀

潞江滔滔怒流徂。兩山夾川走龍粗。遠起滇邊萬里紆。中盡阿瓦蹲伏無。千里盡海平原腴。

阿瓦千年緬作都。石闕聳天宏規模。山川環繞好形圖。王宮華嚴皆金鋪。其方二里四門廬。金甲守門衛士殊。黃金寶座殿壁俱。後宮白石浴可娛。前苑堆山水注湖。殿旁高塔入雲扶。俯視萬家春樹蕪。嗟哉形勢壯海隅。惜乎荒淫不備虞。五日滅國堪駭吁。妃主茅棚豆羹存。遺軀太妃二公主猶存吾往視之居小茅棚下濕上漏食豆主更貧僅一几生子誓不嫁以針線縫衣為食吾哀之而恤以金太妃贈其先王之金漆盒及壘公主贈我手縫一衣上漏下濕床几無。贈我縫衣慘不紓。王弟乞食于我乎。哀吾屬國淚如珠。降相烏江年八十。頗用文學政權執。戶部亞東尤才辨。昔同遊歐稍掇拾。過震英勢主和議。立致敗亡何太急。烏江佛學最深博。意救生民不及國。亞東語我滅亡事。懸河之口猶岳岳。語終稱吾緬已矣。中國阡危不可樂。頗聞恃大尚守舊。深恐亡同一邱貉。吾自逋亡但漫遊。聞之耳聾三日喝。惜吾官府不出遊。不爾請聞驃國樂。

巡覽全美國畢將遊巴西登落機山頂放歌七十韵

光緒乙巳十月

祖龍華盛頓開美。十三州憑西海隅。新轟百年前未闢。乃為班法之耘鋤。南北戰餘四十載。迤西萬里未通車。蒼莽落機山。只有荒林穴狐豬。渺渺太平洋。只有烟翦晨捕魚。三藩息士高與乾沙。五十年前無人家。而今人居四十萬戶。畫樓廿層聳雲霞。羅生新闢十八載。公園華屋可驚嗟。砵崙舍路憑山海。市里繁廡亦怪呀。鹽湖大鎮開自摩。問教多妻被逐來。作家沿海數州皆腴壤。綠縵秀野鋪桑麻。麥粉商估徧大地。以農富國機交加。新墨西哥宜水稻。溝洫舊跡出吾華。落機山中數州地。五金煤鐵大地誇。餘者亦復宜畜牧。牛羊徧野蔽草沙。

回顧我中國。三代文化卓。江南粵蜀閩。尚為蠻夷穴。羅施南詔在宋時。猶為鬼國之部落。寰中開闢艱。遞猶如此。何況長城外。東西北之三角。歐洲大陸羅馬初。混混草昧無人覺。過茲深林晉世開。英倫海賊宋時作。埃及以南莽萬載。渺渺撒拉大沙漠。統觀大地開闢皆甚遲。無有若美之速攫。仗劍草創數郡土。闢萊順成萬里國。蓋從機器備文明。更賴鐵軌縮地岳。一通汽車四十年。萬里山河野蠻成神仙。農家樓閣丹青靚。工人士女衣帶鮮。小家琴聲弄娟娟。熙熙婦子白姿妍。禮容神態中法律。皆從學校通文篇。自從北購亞拉士。駕富庶雄大無倫邊。地勢東西憑兩海。亞歐交通左右便。我驚開闢進化驟。時哉華盛頓林肯之生焉。力少效大古無比。太祖美洲汝為先。往來全美南北路。東西經過三周穿。行道略近五萬里。度盡落機四回旋。目極兩洋曾登岸。密士失必與微蘇拉皆泛船。東方登白山。西遊黃石園。日撫地圖昔昔考山川。甚妒華盛頓甚思開新天。橫睨大地中。豈無荒地翳榛烟。高視霸王圖。時來治教起聖賢。波士頓摩新世石。初祖舍我其誰先。從來爭內地。尺寸皆奇艱。一城流血以億萬。兩雄互得守已單。春秋晉楚爭虎牢。三國六朝江淮間。歐洲中原千里土。千年戰血流斑斑。直布羅陀與旅順。英班俄日爭幾年。魯衛宋鄭盛文化。地居中原無由前。晉楚燕齊秦強大。處於四極易拓邊。歐陸德法與意奧。千年雄爭兵氣纏。相吞相害千百里。凱歌高奏稱霸尊。師丹焚殺數十萬。所得有幾何。慘旃拿破侖志一。歐土萬戰不就身。竄國猶偏。豈若俄闢鮮卑地。英攫印度與加拿大。馬葡班地小迫於海。注意新地開最先。只今國弱地頻。

削散布全美。皆其孫。萬年英班必不滅。以種徧地皆根萌。古今國勢可以鑒。勿爭朝市棄荒原。英智或失愚。或得放逐。或福王。或憐南美有大荒。逝將闢地開乾坤。我國人民數萬萬。貧苦奔走同棄捐。我將殖民巴西地。樓船航渡歲億千。樹我種族開我學。存我文明拓我田。移民迅速殖千萬。立新中國光巨天。既救舊國開新國。我族既安強且堅。雖未大同天下樂。我願庶幾救顛連。嗚呼不知何時償此願。突兀獨立落機雪峰巔。

游存別墅即景

吾園中有梅三十株。桃六株。杏三株。櫻五十株。紅茶紫荊二棠。棣五牡丹芍藥玫瑰。杜鵑數百。又有蝴蝶花盈畦。春來次第開矣。

滿園花放醉泥人。桃杏梅櫻百樹春。艷艷紫荊霞散錦。皚皚棠棣雪飄茵。杜鵑啼雨彌多怨。蝴蝶迎風別有神。家國感傷逋客老。林池春夢物華新。

園中櫻花繼桃杏開亦垂落矣

菲菲紅素天將暮。片片花飛風惱人。瑤席瓊階看唾碧。蕭疏春影見飄茵。梅花落盡櫻花開。桃杏中間次第開。一月繁華春夢短。園林歷史亦堪哀。

荒川櫻花夾長隄。廿里五色相間以成毳。者為美酒寮。茶店亦彌數里。游人極盛。以距江戶十里而近也。吾來游經雨後落英滿地。

帘影縱橫賣酒家。夾隄廿里盡櫻花。萬花齊放霓裳舞。五色相宣寶蓋斜。蝶恣蜂狂何醉鬧。

風吹雨打恨交加。劇憐走馬踏花過。片片飛紅歎墜沙。

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

一代才人孰繡絲。萬千作者億千詩。吟風弄月各自得。覆醬燒新空爾悲。正始如聞本風雅。麗葩無那祖騷詞。漢唐格律周人意。悱惻雄奇亦可思。

其二

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深山大澤龍蛇遠。瀛海九州雲物驚。四聖崆峒迷大道。萬靈風雨集明廷。華嚴帝網重重現。廣樂鈞天窈窕聽。

其三

意境幾於無李杜。目中何處着元明。飛騰勢作風雲起。奇變見猶神鬼驚。掃除近代新詩話。惆恍諸天聞樂聲。茲事混茫與微妙。感人千載妙音生。

三月五日在瑞士呂順遊阿爾頻山。晚步梨花壓山芳草數里。越山度澗幽絕無人。徘徊花下。遠聞琴聲。湖波漪漣。夕霞照山。溯洄從之。疑古桃源也。雪星花獨阿爾頻山產之。遊者珍之。皆插襟上而歸。

雪峯白顛湖水碧波林。樹疊疊樓閣。店旗風颭。船笛烟過。遵彼微徑。言登陵陂。芳草芊芊。人跡不加。一攬萬綠。極望無他。曖曖雪星。白絲作葩。獨產阿頻。瑞草同嘉。微馨插襟。袖本還家。逾嶺渡澗。惟聞鳥譁。梨花億萬。覆壓岩阿。時春三月。燦爛開花。一山縞素。飛雪日斜。婉

變黃蜂。尋香逐華。吾久徘徊。疑桃源耶。策杖卻曲。攀石礫。柯有屋。抗山繞花。婆娑微聞琴聲。惜惜以和。有美一人。玉面清歌。蓬山豈遠。神仙所家。水影漪漣。霞邊蕩靡。夕陽下山。歸路坡坳。清絕難忘。託之大羅。

遊各國蠟人院巴黎最勝妙矣

立門似傳呼。升堂忽對衆。幽室燈燭暗。光影窺窗縫。顏色皆如生。神氣尤飛動。執筆者沉吟。揮刃者猛重。冤獄者愁鬱。劫殺者慘夢。美人澤紅玉。春光春霞烘。猛將活鬚眉。勇勒駿馬控。列國名君相。一一見真像。吾憐拿破侖。殄滅臥床帳。一子侍床前。悲苦不可狀。又憐德威廉。玉几憑屬纊。末命俾思參。永訣愁絕望。勛名蓋天地。至此空惆悵。古今大政事。頗多備公案。法國革命時。獄門霜夜飛。王侯名卿士。刀鋸同解支。金髮玉肌女。流血跡淋漓。彰輝風聲樹。悲感行路歧。病體作迫肖。剖割尤資醫。他日益擴張。蹤態更環奇。利用過圖畫。撫摩有所思。羅馬訪四霸遺蹟。

遊愷撒故宅與古陵墓通十餘里皆葬羅馬名人者斷碑碎像古石數千購數十事及初通中國之安敦像歸羅馬物入中國自此始

愷撒生時宅。紅牆倚夕陽。金燈照陵墓。玉匣卧叢岡。斷碣英雄蹟。零碑蔓草旁。搜羅千載物。望古集淒涼。

遊奧古斯敦遺殿椒房丹壁后室無恙壁畫瀟灑似吾江浙派遺瓦缶丹澤益然

奧古斯敦殿遺缶色盎然丹青猶在壁瓦礫幾何年。羅馬今為律。飛龍昔在天。秦皇與漢武。相望孰為賢。

大秦始通中國之主為安敦守文之賢主也。後漢書安帝紀傳其獻獅子符拔實為歐人交通之始。購其石像歸以紀交通。

獅子兼符拔。通來自大秦。交通從後漢。第一是安敦。文化開瀛海。承平創善鄰。我攜遺石像。禹域幾由旬。

君士但丁有遺殿。戶牖尚存屹然高十丈。其製摩色金盤甚麗多。其遺製吾曾購得之。君士但丁帝。雄姿不可方。丹青有遺殿。戶牖半頽牆。三國歸靈統。東都闢番皇。金盤摩色麗。娑撫起蒼涼。

遊柏林議院前有俾斯麥像瞻望感賦

甲辰

巍巍明堂立。金塔抗中正。林園三十里。石像夾道並。摩天立銅人。伏劍意氣競。其下負地球。一足踏獅獅。云是俾士麥。仰觀聳萬姓。廿五國君民。俯首聽號令。破法震大功。惠民滋德政。工商興寔業。海軍握魁柄。至今略非洲。殖民地日并。商場溢海外。強英不得騁。雖苦民兵制。期使弱普勁。合德既定霸。干戈終身靖。乃知保國仁。迥異黷武病。我來游柏林。道路廣以淨。植樹列四行。行人想以詠。漢堡與冕痕。周道如砥鏡。萬國治道路。無如德光瑩。士女畏游微。子夜百戲靜。政治既嚴肅。文學復明盛。國僑好武烈。樂毅不治定。夷吾藉國大。葛亮因亂聖。

我儀吾華。度景略庶幾。儻豈惟賢相才。寔資英主聽。君臣既一德。功名乃相應。當時與法鄰。革命鼓大興。惟公審時勢。君權救國命。眾譁等小兒。萬變仍堅定。用以明良遇。得成強霸勝。假使從眾咻。弱普為人併。我久繡平原。模範卿雲慶。今來拜下風。九原吾歸敬。

遊威士潘兵學校視操地近紐約 乙巳年七月在紐約

朝乘汽車威士潘。閱視兵校憑海灣。山海蒼蒼林木鬱。中有石樓為校室。將軍戎裝握手見。導游費舍宏規屹。列帳松陰荷鎗守。巡行肅整耐苦疾。組練三百白如雪。花旗前行饒樂發。礮隊轟峰震雷霆。烟霧塞天翻地脈。士女如雲散夕陽。夜來跳舞電燈白。美國向主孟絲義。保守不須兵馬刷。近日麥堅尼。霸義發越不可遏。東定古巴西呂宋。驟增海艦四十額。武稜漸著抑可知。茲校士官誇武達。鹿逐犬爭今何時。日勝俄人我鑿之。七寶空藏不守衛。海盜召敵無此奇。東遼西藏無主者。聽客七寶取攜而嗚呼。武備乃是文明具。連年變法豈不知。坐視國土日割削。愁從各國武庫覩龍旗。

科葛微那泉歌 黃石園以沸泉勝凡千數穴黃碧連漪有名科葛微那者譯言莫忘我也泉深碧不可測松石環之口誦成此歌

溫泉兮摩訶。滌滌兮碧波。烟涌兮通天河。深難測兮可奈何。不調鼎鼐兮漫澤波。我能去宿疾兮起沉疴。日浴三斛兮酌以歌。君壽康兮莫忘我科葛微那。

九月廿二日重泛大西洋 丙午

滔滔蕩蕩泛洪波。萬里杳杳無坡陀。隔垠歐美奈若何。南通非洲浩漠沙。不知大地何年凝
成壳。不知西洋何年窪成窩。冰海之北冰山裂。南流漸成洪濤多。爾來百千萬億歲。渺無片
帆雙艦一經過。人世絕不相通。惟有鯨吞鮫舞鬪鼉。日出月沒星長烟。雪山映照碧浪槎。
若非冒險科命布。十萬里新大陸。今猶莽榛柯野。人盤據。狂狸舞。豈覩文明繁盛之國家。巴
西萬里神泉沃。神遊夢想巴馬孫之河。吾國人民繁已甚。開新中國其有那。移民不知始何
日。大願終償吾則歌。四百年以來。牆艦飛渡踵相摩。探闢新地之大功。若入新星界而上大
羅。五年三度過此海。海波深碧若鏡磨。登舵把酒祝海若。安得再尋新世界。吾婆娑。

嬉理慎泉看大雪湖溪泛棹

甲辰十一月加拿大

野日荒荒閣松林杳杳冥。羣峰皆雪色。萬壑帶泉聲。僵木縱橫倒。溪流曲折清。白鳧同呷喋。
打槩一無驚。

橫雲藏島嶼。大雪滿林邱。溪小成專制。湖深得自由。波高揚泮滌。天大聽水沉。泛泛原無住。

行行任自休。

戲用時體專制自由字不足為法也

再過烏閣道。海峽最深幽。翠崖劈兩峙。綠水瀉中流。雪嶺看無已。飛泉聽不休。苔錢封巨石。
人跡少來游。

重遊嬉理慎溫泉宿故店

甲辰十一月

重山伐木深。通達山盡途。窮見水明。甘里烟波開。嫵媚萬杉樓閣對。澄清嶺巔雪影兼雲影。

橋畔泉聲與浪聲。再循磴道摩林石。雖酌溫泉已冷成。

灣高華對海旅店夜步 甲辰十一月

海夜波濤拍岸粗。冷風吹月渡明湖。步從烟翦巢邊過。大雪封山萬樹枯。美洲土人名曰烟翦蓋印度轉音也

華人呼其屋曰巢

除夕加拿大海島卧病感懷五首 甲辰

東遼鼙鼓入中立。西藏風雲我不知。絕好江山誰竟領。空看書畫想迷離。從何說起中朝事。日飲亡何長夜悲。忽念當年開國略。艱難百戰是何時。思遠藏也

八道山川磨邏青。舊封箕子不神靈。夏商血屬惟存汝。晉楚干戈可有名。保護有人寧遣使。太平無事可裁兵。漢陽姬氏于今盡。口鼎摩抄日不暝。哀朝鮮也

王母瑤池麗上清。蟠桃正熟賜飛瓊。鈞天廣樂聞同醉。驪火燒烽不少驚。欲勸長星來飲酒。更增圍獵一開營。海枯天隕生何世。哀我蒸黎痛失聲。傷臨朝也

華胥夢入境迷濛。又隳迷途大霧中。眾瞽呶呶同論日。群雌粥粥乃無雄。狂泉大飲奇歌舞。博夜摸行失北東。獨有養毡北海者。冰天雪窖卧書空。嗤變法也

縱橫宙合周寰宇。飄泊身名度落機。澤畔行吟無遠近。海邊鬻雪太支離。一年垂盡陰陽戰。萬樹僵枯雲物悲。誰識伍胥吳市日。鬢鬚全白異當時。感殘年也

與周國賢遊蘇格蘭故京噫顛堡自故宮至公園馬車繞山俯瞰全京雨雪凍甚 甲辰

驅車舊京登古城天寒雪點撲車轍國賢年少愛試凍老夫畏寒吹慄烈山石聳嶸故宮憑
砲壘欽崎旌旆揭繞山開道夾綠蕪馬上峻坂紆九折烟樹人家千萬戶川原迤邐雲霧結
下湖雁鳧連匯游上湖石壁峭若切憶昔故王呼鑿道霓旌已過簫笙歇黍離麥秀三百年
雪虐風慘簷簷裂山勢嵯峨虎氣存故宮巍嶭感行人美利御榻故猶在摩挲遺像更酸辛
地古人豪尚可愛道汚屋黑不堪論吁嗟蘇格蘭赤脚多遺民

遊蘇格蘭拉士高大市過河底隧道長二里許以機亭升降而出入之可謂大工矣
我遊拉士高中橫格來河波平仍渺瀰欲渡喚奈何甯知鑿河底隧道通前坡遙長逾二里
閭閻燈不熄上蓋橫鐵罩兩壁結灰沙堅固不洩滲行人如蟻過兩極通地樓深深十丈頗
鐵鉅轉機亭升降在倏俄六馬牽重車直入載無蹉上天而入地鬼神應驚呵河深二十尺
巨艦若邱阿船從河面駛人在河底歌

遊蘇格蘭京噫顛堡見創機汽者華忒像感頌神功不可忘也

汽機創自英華忒水火相並自生力汽船鐵軌自飛馳縮地通天難推測萬千製造師用之
捲翻天地先創極汽機製器日日新凡十九萬五千式力比人馬三十倍進化神速可例識
窮山野人地鋪球琉璃作杯激濫碧雲際峯巒闔園囿轉車驟上無頃刻我今周游全地球
足跡踏徧卅餘國文野詭奇盡見之吾華前哲無此福游蘇格蘭見公像惟公賜我生感激
巧奪造化代天工製新世界真大德華忒未生世間塞美哉神功在地球

永永歌頌我心惻。

三月三十日自須磨依山行遊清友園百花落矣惟紅躑躅滿山感賦

躑躅連山碧素菲。百花凋謝牡丹稀。孤芳落落殘紅秀。亂木陰陰眾綠肥。白奈欹塘人獨立。紫藤遮路蝶紛飛。天涯春盡增悵時。序遷流人事非。

遇前日本使矢野文雄龍溪于犬養君酒筵君為戊戌舊交文學深雅嘗贈我牡丹櫻

花握手圖難後介紹于日相大隈伯重信而電招居日者久別重逢話戊戌舊事感慨
慨憮然即席賦贈

十四年前旌節使。牡丹握手與櫻花。頗藉提攜渡東海。徒為汗漫賦南華。故人再見真如夢。灰海重談感散沙。燈火樓臺客頭白。銜杯且勸舊盟加。

再遊箱根山頂蘆之湖望富士山

湖水澄清似舊時。碧山迴合碧漣漪。萬重塔島離宮路。嶽影樓中又酒卮。富士雲開見碧鬟。昔年白首浸波間。而今富士年翻少。舊客重來白髮斑。

浴蘆之湯

疊翠叢巒攢碧天。樓前葱綠一峯圓。衆生有病吾仍病。日浴蘆之三斛泉。

遊王簾瀧（在箱根山脚）

溪橋歎雪薄寒添。山翠幽幽垂玉簾。清淨身中廣長舌。又聞說法現華嚴。

辛亥除夕前六日在日本箱根環翠樓閱報適看玉簾瀧還感賦

絕域深山看瀑雲。故京禪讓寫移文。玉棺未掩長陵土。版宇空歸望帝魂。三百年終王氣盡。億千界遍劫灰焚。通臣黨錮隨朝運。袖手河山白日曛。

遊法國方點部螺宮觀拿帝及其后與公主奩厨金宮畫柱文石床几繡為之感

繡牀玉几金宮殿。圖寫華嚴霸業空。尚想桃華與公主。百花舞鳳隱英雄。球圖精絕廿年成。玉斧當年指列城。萬馬奔騰叱咤去。記茲隱几決長征。

請于丹墨國相顛沙告獄吏而觀丹墨獄莊嚴整潔當為歐美之冠

吾游丹墨獄。華嚴若天堂。壁瓦皆綠白。磚石盡紅黃。花徑夾鐵闌。綠草植道旁。囚室廣而潔。白鐵作溷牀。食卧皆引機。櫺几陳書囊。虛空真生白。淨妙倚綠牆。倦則游憩室。草樹有新芳。時上藏書樓。或者入琴房。妙女揚明眸。鼓琴聲鏗鏘。食則兼牛魚。飲酪芬以香。夕賜酒半尊。薄醉可徜徉。其厨及沐室。華整何堂皇。費金二百萬。偉哉大道場。嚴麗冠各國。歐美無可方。歐土各王宮。遜此妙麗莊。况我富貴家。享受遠相讓。吾想太平世。刑措無銀鑄。假使有獄囚。樂過今君王。以其備神機。必非今可望。地獄與天宮。實相本無常。視其所生世。苦樂與相當。此獄過帝殿。何其耀煒煌。信哉平等仁。恤囚惠以康。不過禁游佚。不辱不飛揚。回顧吾國人。室屋卑汚方。穢惡交騰蒸。疾病多瘡瘍。貧者雜犬豚。矢溺共糟糠。不知衛生法。况識安樂鄉。家文下有豕。古訓尚未忘。獄囚更何論。瘦死幸有喪。獄吏問我國。獄室可清涼。吾願如渥丹。

忸怩無可藏。相去何太遠。天壤乃王郎。我實政不仁。宜其國不强。頗聞歐人風。競侈為榮光。爭誇獄囚仁。過麗得無亢。罰罪似賞功。差等無杪芒。吾未敢謂然。懸此待禹湯。

哀故湖南巡撫陳公寶箴

義甯仙鶴姿。獨立峨丹頂。唳聲聞九皋。霜羽竟不騁。毳毼還山澤。襍褻騰秋影。長嘯入天間。乘化何能永。惟賴功德水。大灑人間境。中國舊化敝。維新誰袖領。惟公巡撫楚。新軍最先整。公子吏部君。遠志風霆迥。察友盡英傑。開闢銀手挺。師師黃公度。按察才井井。提學徐仁鑄。新學導以柄。維楚實多材。熊譚唐拔穎。大開南學會。萬才集鱗鯉。國會之濫觴。前駐實衡嶺。百度易新猷。諸城行察警。猗美澧湘蘭。巍深嶽麓景。時務開學堂。千士養桃杏。吾徒梁啟超。冠年公已聘。實佐開楚化。雲龍吸蒼溟。才賢多推轂。愚鄙荷薦請。時吾在京師。更化妄調鼎。冀共維新業。桴鼓應響並。中華洗舊恥。國民得新拯。豈意神堯囚。坐受黨禍猛。父子同廢錮。王會失大珽。長才無施用。江湖吟烟艇。千秋衡雲變。湘波寫哀郢。惟公擅詞學。文章露忠鯁。昔在咸同間。少以才名炳。峨峨曾文正。入幕久醅酏。吾少在羊穗。捧杖接咳聲。頗笑吾經學。公羊同賣餅。豈意卿雲爛。相望徒延頸。吏部吾故人。令德衣錦聚。江漢滔滔流。蕭條風雪冷。終古話維新。莫名日月烟。

聞黃公度京卿喪哀惻感懷

磊落老松節。蕭條人境詩。湘波蕩新化。海國久周馳。黨錮蘇黃盡。騷詞屈宋悲。長才從古棄。

多難泣交期。

懷吾友簡廣文竹居

名朝亮以諸生奏薦授教諭與吾同受學朱九江先生學行高絕今嶺表大儒一人而已聞避地連州躬耕與世絕也

我有同門友青雲絕世塵。大師傳嶺海學道共河汾。帶草空山老藜牀。避地頻康成多著述。

濁世賸儒真。

思亡友陳樹鏞慶筮

節高學博毅然任道惜三十早卒

萬丈岩岩氣魁儒任道身。北城頻論學東塾託傳薪。講授孫明復沈淪鄭子真。夕晨數陋巷。

宿草悵多春。

陳梅坪孝廉瀚

南海人文學深博講學高行少年頻與論學著書

沈默陳無已憂時最好修。絳紗傳講座縉筆擁書樓。鶴露書能著鷓冠。天與游一紙曾記借。

惆悵酒壚秋。

譚叔裕糧道宗浚

科名文學擅風流。大雅清才世選樓。瑚璉寶光薦清廟。尊鱸秋思痛歸舟。著書未遂生平願。

秉蕩空為滇蜀游。惆悵兩京尊酒話。迴車尚記過西州。

今日

今日聊為樂吾生亦已難。身名為大患家國邁多艱。避地住無所非人心可安。明知地獄苦。

四顧且盤桓。

十月母勞太夫人年七十八就養栢嶼十一月廿六新得子同錢母嘉慰名所居曰

南蘭堂賦

五年惆悵舞萊衣東望飛雲未得歸今幸扳輿移就養先從海艦接音徽園林請涉社席趾
海浪扶看日月暉白華馨潔欣康健更喜含飴慰式微

戊申除夕祭先帝後望海獨立思舊感懷

鼎湖龍去只號天南海波臣泣墜淵大業未成殂中道馳驅莫效感終年孤忠永憶橋山劍
末命哀傳玉几篇慘澹明良何代事蕭條宇宙一泫然
十載周游大九州戊申戊戌一春秋孤臣死罪慚衣帶國步艱難累冕旒斧戾尚思天北極
玉棺竟降殿東頭歲闌絕海看濤雪追念維新涕泗流

庚戌除夕居星架坡海濱丹容加東與旃理步海沙攀松石長柳夾道夕照人家接目
皆巫來由吉寧人去國十二年傷存念亡雲物淒淒遂有浮海居夷之感

大海波濤拍岸粗疏椰夕照帶靡蕪居夷久矣年運往吾道非耶曠野孤松石頑嬉笑山鬼
乾坤偌大着潛夫似聞朝議思隨會諸夏顛危誰與扶

甯陳蘇馬自千春放殛誅流痛黨人鳳靡鸞叱經浩劫天旋地轉念維新劇憐埋骨多君俊
更痛攀髯轉聖輪漢相帝師傷拱木楚囚學士又灰塵頃乃聞徐子靖學士尚無恙當時傳聞之誤也

出亡歷歷十三年國事塵塵夢化烟聖德神功帝何力維新立憲史誰編雲陰解駁明孤月

海色澄清通碧天。共痛冤飛柴市雪。昭回衣帶日高懸。

宣統二年秋九月。大開噴室。贊新護。廟堂何意排群議。民獻同心過百夫。安國舊勛思樂殺。射鈎往罪釋夷吾。移書欲放逋臣返。雲物淒淒尚海隅。時全資政院議員請開黨禁

仲廉二弟最孝謹。久別八年患難遠。離祠墓田園。皆賴弟香港重見。懽然贈歐土物弟

無所愛。但乞詩字。因寫贈之。並寄李雨四弟。因傷感幼博。

從弟平生馬少游。十年憂患隔滄洲。勤勤數馬傳孝謹。站站飛鷺念毒愁。痛發先塋難作記。惜非吾土強登樓。掃除祠墓惟憑汝。夜雨傷神最感秋。

辛亥人日立春。星架坡海濱曉起。視萬綠亞地嫩。晴濃熙皆椰蕉。棕桐鳳尾草。不得見。

故國梅花牡丹也。寄任公孺博。曼宣與薇女。

棕蕉匝地草侵沙。淑氣晴光映綠柳。乍見嫩春如好女。惜居絕域寫年華。花埭牡丹移畫舫。

燕臺芍藥照人家。而今碧浪盈盈海。人日題詩寄昊霞。

觀鼎格大湖瀑。在美口夾流橫排三百丈大。地號第二者吾于是三游。

怒雷轟呖驚百里。綠雲如山涌波起。誰潰銀河瀉下地。倒懸白波作洪水。龍伯大人醉不死。挽四海水灌于此。玉螭百萬鱗之而。捲浪吐涎掉鰭尾。石崩天驚洪濤下。澎湃激噴地軸此。飛舲看瀑不得渡。浪花噴薄蒙大霧。擊汰猛進破浪前。漩入洄淵逢石怒。嚇破鬼膽驚神怪。翻波跳浪維大樹。游人吁駭笑且顛。羽衣濕盡不能顧。舍舟登陸飛橋路。或加或美兩岸駐。

夾流水木瑟明漪。萬綠中懸雌霓布。明湖蕩蕩穿公園。油帽油衣纏身首。忽縱深穴數百尺。機亭降墮窺穴牖。九天雷雨怒下垂。四海波濤起立陡。金翅遮雲太陰黑。鴻濛混混驚天漏。懸崖橫排三百丈。灌頂飛濤如注雷。昆陽雷慄豹象走。修羅天怒龍虎鬪。出遊三姊妹島中。飛雪濺珠滿公園。吾生有瀑萬百千。此頗觀止豈能又。羅浮大水簾匡廬。黃岩岫吾昔所驚。吁。有如泰山比培塿。吾聞乍洲域多利。天下大瀑號冠絕。昔于雷戲曾見之。層崖驚濤堆白雪。山瀑大無比。湖瀑此莫埒。枕流漱石欲終焉。洗耳幾忘地維缺。

黃石園歌

黃石園圍七百里六日乃能周游美人徒民空其地為之誇為地球第一白草黃沙灰塵飛撲如成塞外其佳處尺瀑泉千穴誠為異觀然僅此數里耳

餘無可觀甚員或名也

黃石園中何佳異。沸泉一千周數里。昔者火焰噴山巔。今者沸泉藏地裏。徧山空虛成沸潭。萬竅怒號良有以。觸孔噴出漸成穴。淺深不一皆清泚。風蕩輕烟熱拂面。瀾漪皺動成丹紫。淺黃深碧紺琉璃。微波五色生妙理。亦有穴深三百尺。窅窅澄碧下見底。如壘如竈窟。如壺如盤多肖物。螻蛄蚌蝶馬各象形。千萬穴形難一一。最著九十有九泉。岩深激刺能上沸。壘泉二百五十尺。信泉依時來汨汨。是時天黑夜八時。旅舍百客夜走出。萬燭電燈放樓頂。撮光激射如皎日。已見信泉浪洶洶。飛波走沫霧四溢。烟雲五色吐變幻。沸濤十丈上涌發。白龍穿地衝上天。雲霧夾之光怪疾。雷轟電掣閃寒光。聲聲霹靂跳珠沫。翻波倒瀾目眩絕。如是半時漸低沒。此誠天下之奇觀。羅馬噴池從此法。祇此數里為園圍。處處畫欄繞泉穴。實為

大地詭異處。游客快觀必。叫絕惜哉黃沙白草三百里。倦苦馳驅無可說。恒河之沙金一粟。
空勞披揀如飢渴。萬里走來六日游。塵沙如山日烈烈。有苦出塞遠征戍。僅見沸泉已厭極。
欲誇廣圍冠地球。闢此童山炫游力。徒民空地數百里。只有熊鹿數四無。八迹一善不足掩。
萬惡請君不必蠟游履。

國家圖書館



002551152

